

大加蓋小經

下
當

C40
4514
88

C40-4514



B 64853

佛說大迦葉本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爾時城中有勢富

梵志名曰尼拘類此曰無患財富無數金銀七寶田宅牛

馬不可稱計梵志有子名曰畢撥學志捨六十佉梨

金寶好物及千具犁牛捐仁賢妻天下第一光顏微

妙面色爲最心自念言當趣世間阿羅漢學淨修梵

行詣多子神祠叢樹之下噉食其果於是世尊轉大

法輪轉法輪竟與比丘衆退至多子神祠止其精舍

於時畢撥學志夜欲向明住立遙見世尊在叢樹間

光明遠照威曜普達心卽念言今此叢樹天已向明
威神普照光明無量殊妙巍巍於此樹間必有鹿王
大雄師子若有天神及大神通神足大變必爾不疑
我當往觀時畢撥學志卽從座起往詣叢樹遙見世
尊光明百千足底相文衆好具足卽時歎曰吾等先
古神仙所遺經典說有瑞應三十二大人之相分別
具足當趣二處設在家者爲轉輪聖王主四天下選
擇要教治以正法刀杖兵甲制而不施假使出家棄
國捐王當爲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
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寧可親觀畢撥

學志往詣佛所覩世尊在於樹間端嚴而坐猶大形
像七寶合成威神巍巍諸根寂定道心靜然逮最憺
怕忽然清淨度于彼岸猶若金山若須彌王猶如夜
坐於幽冥然大炬火譬龍在深淵其水清涼相三十
二莊嚴其身如大山王頂有大火然如日出山岡光
曜普照如月盛滿衆星獨明如轉輪王眷屬圍繞八
十種好徧布其體猶如千華各各開擺億百千光從
聖體出畢撥學志見佛如是心懷欣然如冥見光尋
趣世尊揖讓談語自達姓名却坐一面佛爲說經解
若干義分別其慧論佛世尊有誨悅辭布施持戒愛

欲之病洩塵勞心出家爲上憤擾諸品應病授藥尊
見其心應時柔心狐疑蓋心悅之心罪福之心若平
等心應心與合而爲說法如諸佛法察其根源而分
別說苦集盡道卽於座上遠塵離垢諸法眼生現在
獲度觀法根源分別經典拔於狐疑得立果證受教
誨慧致勇猛法卽從座起更整衣服右膝著地稽首
佛足我初來時觀尊足心自說名字觀佛相好心懷
踊躍而失禮敬爾時世尊告大迦葉是故賢者從今
已往若族姓子有所至到心念猶月如月光照種性
光明威曜如是族姓子開目而行如是迦葉從今日

始若族姓子制心修行如月盛滿遊行空時是故迦
葉從今日始族姓子所遊至處制心修行猶如日光
照於天下其族姓子未曾閉目制心修行猶如日光
亦當如是佛告迦葉從今日始制心修行猶如蜜蜂
所至到處多所發起猶如蜜蜂採諸華味不萎色香
若族姓子制心修行從今日始造行如是佛告迦葉
從今已往制心修行當如地水火風得淨不喜得諸
不淨屎尿膿血死蛇死人惡露不以愁憂若得華香
金銀七寶五種彩色不以喜悅無增無減族姓子制
心修行亦當如是嗟歎稱譽安樂歡豫不以爲悅若

遇誹謗衆苦惱患不以愁憂佛告迦葉從今日始族
姓子制心修行當如拂淨物亦拂不淨亦拂屎尿涕
唾膿血死狗死蛇死人惡露不以淨悅不淨不憂若
族姓子制心修行亦當如是佛告迦葉從今以往制
心修行當如掃帚淨亦拂不淨亦拂佛告迦葉從今
已往族姓子制心修行當如咽祝子常低頭行在所
至到常內其手若裸形人羞身不蔽在於世間趣欲
活命不說本姓若不可不以自宣若族姓子制心
修行亦當如是佛告迦葉從今以往族姓子制心修
行如截角牛如牛截角賢善柔順不貪四事詣於四

衢於四衢道無有門戶而危其命若族姓子制心修
行亦當如是佛告迦葉從今以往制心修行當如鐵
釜又如諸燈如金燈穿多有孔漏滿中油脂如明眼
人從一邊觀金燈諸孔脂油漏出各各墮地若族姓
子察身非常四大合成九孔穿漏皆出不淨不貪樂
身不以爲奇於是大迦葉從佛世尊聞月喻行卽受
諷誦觀八脫門佛告迦葉詣光曜樹迦葉應曰唯然
世尊卽從座起在佛後住時與大迦葉出其叢樹詣
異叢樹尋復出去坐異樹下告大迦葉於此樹下爲
如來敷座吾身疲弊其背甚痛迦葉受教促疾促疾

爲佛敷座令其方正敷座已竟前白大聖敷座已訖
唯願就坐佛尋坐竟告迦葉曰是地柔軟細滑妙好
迦葉曰唯然世尊彼地此地今者人身會歸此地唯
然世尊歸於盡滅持心忍辱當如是地今我法衣亦
柔軟好願佛常愍加哀受之佛告迦葉假使我受柔
軟縫衣汝服何等迦葉白佛往古諸世尊讚譽若族
姓子著塚間死人弊衣及五納衣爲安諸天及世間
人佛言善哉善哉迦葉多所哀愍多所安隱著弊納
衣往古諸佛所稱歎者迦葉汝起促取水來吾甚饑
渴意欲飲水唯然世尊卽受敎起稽首足下繞佛三

匝促疾促疾欲行取水諸比丘見尋時問之仁爲者
年不以貢高亦不憂感寂除剋欲入無所處何因爲
沙門欲受具戒今爲所至迦葉報曰汝等詣佛以持
此事白問大聖悉當爲汝分別說之於時賢者大迦
葉卽取水來往奉上佛佛尋受之飲水竟便殘水持
與迦葉迦葉卽受以著一面長跪叉手右膝著地更
整衣服白世尊曰我行取水見諸弟子及諸比丘問
我曰仁爲耆年不以貢高不以憂感亦不癡妄寂諸
四事衆欲之剋我自捨六十佉梨金妙珍寶犁牛千
具棄妻玉女天下第一其有世間能成羅漢吾當從

受今者弟子諸比丘衆悉來問吾我時前在多子神
祠右叢樹下噉其果蔬於是世尊未受具戒爾時世
尊遊於王舍城我時在竹樹間迦蘭園明旦著衣持
鉢入城分衛見日大殿有千光出時佛世尊在王舍
城迦蘭竹樹間時見世尊吾自憶念謂日更出若大
天神夜忽如晝時佛晡時從宴坐起如月宮殿振大
光明則以覆蔽諸日月光譬如大炬照於闇冥佛在
弟子衆中威神光明亦復如是爲諸比丘講說經法
如轉輪王與諸子眷屬俱與無央數衆比丘俱吾爾
時觀死不覩見諸比丘衆無能受者無能爲師唯獨

如來特出世間興隆道化而取滅度今諸比丘故來
問我爾時世尊告迦葉曰多有比丘不了善惡覺與
不覺不解福田諸法之處多有誼理是說第一迦葉
最尊不以貢高等無憂寂諸四事諸欲之矧第一
成就受具足戒佛說如是賢者迦葉及諸比丘莫不
歡喜

佛說大迦葉本經

校譌

第三紙

第十六行已
南藏作以

音釋

勢

胡刀切

慙怕

慙徒覽切怕傍各切慙怕恬靜也

洮

徒刀切

殍

許容

切與

哺

博孤切

誼

與義同

與義同

佛說四自侵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言夙夜不學老不止姪得財不施不受佛言是四
出心還自侵身往古豪富傲尊自恣國王帝主世俗
愚人但知晝夜過疾不覺命盡常欲瞋怒強狠自用
姪憍貪富今爲所在不好經道惡聞自侵走心恣意
放逸無禁當爾之時不覺饑渴不能自惟九孔瘡痍
臭處不淨行止臥覺百端諸事種苦惱根慢於大法
不曉受身老病來時姿顏則變五樂之欲不可常得
病著牀時擾動不安死命忽至身當敗壞安得久乎

死生不絕惡道不休已身壽命亦與死生苦惱憂患
皆由已矣以是觀之何者是人姪色戲樂歌舞倡妓
幾何間耶若如呼吸慧之明之改其志分守身貞潔
世間所有一歸空無假使歌戲人不歡樂不如爲快
歌者便恥衆人迷惑常樂妓樂疾病憂至爾乃愁感
安隱之時多事萬端不爲身計已招萬罪殃禍響應
不能分別所因致身身若畫瓶內滿不淨臭處膿血
猶如革囊裹於不淨不知內外身當歸盡常以彩色
脂粉莊嚴自謂端正顏貌無雙不察九孔瘡病流出
斯人之等羅網所纏莫能觀身譬如幻化恍惚不現

惟有道士觀世俗人迷惑如此常自計身諦觀一切
擾擾紆紆但諍咽喉不急之事禍從口出千凶萬罪
還自纏繞或相害傷忿怒成仇皆由貪起競諍利欲
羣迷雷同不識道義之真俗僞之惑老死忽至不得
自由仁賢知者若能曉了財物非常忽若風雨暴至
如電如夢幻化野馬無常對至人所不喜終始連鎖
縛著相隨不離五陰六衰之獄不孝師父踈遠道慧
貪身骨肉姪態不休耳目鼻口身心六事但種災患
多於天下草木之栽恩愛之心既廣且長逾於江海
從生至老終事萬端雖有顏貌端正姝好當以庠序

觀察非常苦空非身而反迷惑自見邪利沉溺五音
匿態在內不能攝心遊逸四方造俗方便不在特節
漏刻之念不在行步吉祥之間願一伏心盡力削除
衆厄之患莫若嬰兒不別好醜屎尿不淨矣勤修精
進棄惡無處則可離惱生老病死敗朽之患自惟念
之從三十三無思想天都在三處終始之難發心學
道識道不諦貪身散意還墮六情當諦思計生死正
心無復往來終始乃斷人著色味諸情不絕反畏禁
戒衆疑不除吸吸計常觀目前事以是之故五道不
止則復獲身除刈六情剪去五陰修行則安見貪者

則自省已不受六入則無憂懼以無所懼則入道場
得向慧門學者猶豫心不專恒或進或退故使迷惑
往來不絕假喻言之曾爲怨家後更和解至重相親
前作士夫後更驚怯意以向道中復違失還墮六入
此之謂也還墮五道生死之惱飲苦食毒更相吞沒
不避親戚不別宗門不自覺知巍巍佛聖目覩之耳
痛其失道故垂四等慈悲喜護醫傷萬姓萌類之兆
未見羣類苟懷一介志不轉易假使有人至心欲度
當諦思計一心行道勿言我家宗親恩愛之戀當知
無常假借是身合會相偶皆當別離長有愛患寄生

相因萬物歸空皆非我所曉知無者則度天下十方
人民諸爲業道者不疑惠施不懷忿怒捨貪愛心因
緣皆斷道人觀察可否之事內自省身譬如夢幻喻
如軍征百萬之衆恃怙名將以却怨敵道人伏心制
意修法奉道順行戒禁身意清白布施施德除棄忿
怒憍奢諍訟專精行道無得爲礙志在軌迹若將帥
衆也先自正心爾乃身行身心俱正則無所失以無
所失則無羣侶得道絕去雄猛無雙乃知道尊猶如
世人所行不同有事天神地水火風日月山川諸鬼
神者永無所益故在周旋生死之裏不得脫出羅網

牢獄但願長壽安樂自恣獲百千歲何足言乎會當
歸死行道一日勝壽百年不計無常而反貪愛言有
父母兄弟妻子中外親族疾病忽至困劣著牀曉語
親屬分取吾痛皆言不能疾者乃覺也五種親戚謂
當益已當坐汝等勤勞治生隨時給足使身隨貪自
縛自侵憂念九族妨廢善行壞亂善心老病死來善
惡苦樂獨自當之無有代者未得道者皆有此念不
能施與守道爲德能施與者今世後世長得安隱爲
生死糧世世豪富得致車乘象馬舍宅金銀財寶不
可稱數父母兄弟妻子知識皆蒙得安有布施者邊

人助喜得福無量況其施主手自斟酌後世所生福
隨身報若影隨形響之應聲無陰蓋者謂之泥洹其
泥洹者亦無五陰日月星辰風寒明冥不虛不實無
有歲年除老病死響之無聞不復陰身以與道合斯
爲長壽常得安隱久存無極快樂難量非俗所明也
慧人了是分別說之則可得佛真人之道愚不行道
但爲身計慕老病死危害之業若于苦痛如種五穀
還自食之善惡如是各自受之本已種惱不當畏之
而復恐懼畏老病死四大之身不免此難水火盜賊
怨家債主縣官萬端同復畏之不覺是苦本由此生

反求嗜欲人生在世作是憂是此非天與非道使然
從本所行自然獲之夫人學道求度世者極易不難
亦不勞役常自勤意精進求之信受聖教雄猛伏意
而得明慧寶英之報譬如師子威衆獸靡不降伏譬
如世人不能了知苦之爲苦猶猪處溷不知臭之爲
臭又如飛蛾入于燈火專愚之人從心所好苟見邪
淫投身愛獄貪於生死不知爲生死之所惱自謂無
憂高勝無上虛天推步廣視列目不知天地日月之
表而可進退求生之術但欲紆紆競稱尊貴貪慕榮
名嬌豪自恣欲令衆人爲己歸伏威加天地令人畏

之望於敬事自以畢足於當世也佛見天下萬端之事皆處不肖當法道化類習先聖所汙辱之行世人可傷怛怛求利欲益多有貪豪快富滋著五欲宛轉俗道不假自出如牢中獄囚閉鎖五木安能自濟解脫苦哉如是之屬志在生死譬如車輪無窮無竟斷絕是行却除衆欲若開獄戶鳥脫羅網夫學道者坐戀親戚妻子之屬是以自迷不至泥洹諸來會者聞說如是皆更一心離俗遠著精進作禮而去

佛說四自侵經

音釋

傲

五到切慢也

瘡痕

瘡初良切痕延知切

怛怛

怛之成切怛職容切怛怛心動懼貌

佛說羅云忍辱經

西晉沙門釋法炬譯

阿難曰吾從佛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鷲鷲子與羅云俱以平旦著衣法服執持應器入城求食時輕薄者遙見兩賢意念曰瞿曇沙門第一弟子與羅云分請卽興毒意取地沙土著鷲鷲子鉢中擊羅云首師見羅云血流汙面師曰爲佛弟子慎無含毒當以慈心愍傷衆生世尊常云忍者最快唯慧者能聞佛說誠終身不邪吾自攝心以忍爲寶恣心履惡猶自投火貢高自見愚者謂健不計殃

禍當還害已恣心之禍重於須彌首戴須彌畢已年
壽以當惡罪十六分中未滅其一愚人作行惡向清
淨持戒沙門猶若逆風把炬火行狂愚不捨必自燒
身弊人懷毒自以爲慧如比丘沾沙門四道爲佛弟
子常當伏心惡至卽滅勇中之上天神帝王雖謂多
力不如忍惡其力無上羅云見血流下交面臨水澡
血而自說曰我痛斯須念彼長苦斯人惡斯地亦惡
奈無慍心悲奈彼何佛是吾尊教吾大慈狂悖之人
志趣剋虐沙門默忍以成高德剋者狼殘愚人敬焉
沙門守忍狂愚是輕斯人惡我焉能慈濟輪轉無際

豈一面乎吾欲以佛至真之經喻誨愚惑猶以劒割
彼臭屍屍不知痛非劒之不利乃死屍之無知以天
甘露食彼溷猪猪捨之走非甘露之不美乃臭蟲之
所不珍矣以佛真言訓世嬰愚不亦然乎師徒俱還
飯竟澡浴洗手漱口俱到佛所稽首佛足驚鷺子退
坐具以本末向佛陳之世尊告曰夫惡之興興已之
衰輕薄者命終至于夜半當入無擇地獄之中獄鬼
加痛毒無不至八萬四千歲其壽乃終竟神更受舍
毒蛟身毒重還害其身終而復始續受蟒形常食地
土萬歲乃畢以瞋恚意向持戒人故受毒身以沙土

投鉢中故世食沙土而死罪畢乃出得生爲人母懷之時常有重病家中日耗生兒頑鈍都無手足其親驚怖宗家皆然曰斯何妖怪當爲不祥卽取捐之著于四衢路人往來無不愕然或以刀杖皆擊其頭陷腦窮苦旬月乃死死後覓神卽復更生輒無手足殘頑如前連五百世重罪乃畢後乃爲人常有頭痛之患世尊重曰鷺鷥子夫人處世不唯忍者所生之處不值佛世違法遠僧常在三塗終而復始輒有劫數若蒙餘福得出爲人稟操常愚頑虐自隨乃心嫉聖謫毀至尊爲人醜陋衆所惡憎生輒貧窮士不得

官願與福違天神聖賢所不祐助夜常惡夢妖怪首尾飛禍縱橫所處不寧心常恐怖斯之所由由不忍伏故使然耳忍惡行者所生常安衆禍消滅願輒如志顏貌晬身強少病財福榮尊皆由忍辱慈惠濟衆之所致也忍便爲福身安親寧宗家餘慶未嘗不歡智者深見敬伏安親寧宗其惡心者誤人破家危身爲王所戮地獄燒煮或爲餓鬼亦爲畜生皆心之過世尊又曰寧臥利劍貫腹截肌自投火中慎無履惡寧戴須彌奪毀其命投於巨海魚鼈所吞慎無爲惡矣不知其義慎無妄言佛之明法與俗相背俗之

所珍道大所賤清濁異流明愚異趣忠佞相讎邪常
嫉正故著欲之人不好我無欲之行也寧吞然炭無
謫三尊忍之爲明踰於日月龍象之力可謂盛猛比
之於忍萬萬不如一七寶之嚮凡俗所貴然其招憂
以致災患忍之爲寶終始獲安布施十方雖有大福
福不如也懷忍行惠世世無怨中心恬然衆無毒害
世無所怙唯忍可恃忍爲安宅災怪不生忍爲神鎧
衆兵不加忍爲大舟可以渡難忍爲良藥能濟衆命
忍者之志何願不獲若欲願爲飛行皇帝典四天下
第二天天帝釋及上第六天壽命無極身體香潔所

願自然猶若家物取之卽得志願清淨沙門四道求
之可得在已所向吾今得佛諸天所宗獨步三界忍
力所致佛告諸沙門當誦忍經無忘須臾懷之識之
誦之宣之當宣忍德以濟衆生佛說經竟諸沙門皆
大歡喜作禮而去
佛說羅云忍辱經

佛爲年少比丘說正事經

西晉沙門釋法炬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夏安居爾時衆多上座聲聞於世尊左右樹下窟中安居時有衆多年少比丘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佛爲諸年少比丘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住諸年少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作禮而去諸年少比丘往詣上座比丘所禮諸上座足已於一面坐時諸上座比丘作是念我等當攝受此諸年少比丘或一人受一人或一人受二三多人作是念

已卽便攝受或一人受一人或受二三人或有上座乃至受六十人爾時世尊十五日布薩時於大眾前敷座而坐爾時世尊觀察諸比丘已告比丘善哉善哉我今喜比丘行諸正事是故比丘當勤精進於此舍衛國滿迦提月諸處人間比丘聞世尊於舍衛國安居滿迦提月已作衣竟持衣鉢於舍衛國人間遊行漸至舍衛國舉衣鉢洗足已詣世尊所稽首禮足已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爲人間比丘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默然爾時人間比丘聞佛說法歡喜隨喜從座起作禮而去往詣上座比丘所稽首禮足退

坐一面時諸上座作是念我等當受此人間比丘或一人受一人或二三乃至多人卽便受之或一人受一人或二三乃至有受六十人者彼上座比丘受諸人間比丘教戒教授善知先後次第爾時世尊月十五日布薩時於大眾前敷座而坐觀察諸比丘衆諸比丘善哉善哉諸比丘我欣汝等所行正事樂法等所行正事諸比丘過去諸佛亦有比丘衆所行正事如今此衆未來諸佛所有諸衆亦當如是所行正事如今此衆所以者何今此衆中諸長老比丘有得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慈悲喜捨空入處識入處

無所有入處非想非非想處具足住有比丘三結盡
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
生究竟苦邊有比丘三結盡貪恚癡薄得斯陀含有
比丘五下分結盡得阿那含生般涅槃不復還生此
世有比丘得無量神通境界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
死智漏盡智有比丘修不淨觀斷貪欲修慈心斷瞋
恚修無常想斷我慢修安那般那念斷覺想云何比
丘修安那般那念斷覺想是比丘依正聚落乃至觀
滅出息如觀滅出息學是名修安那般那念斷覺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爲年少比丘說正事經

佛說沙曷比丘功德經

西晉沙門釋法炬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與千二百五十比丘菩薩萬人時須耶國有貧人行貨剃小兒頭所剃者皆約到麥熟當各雇麥一斛適別未遠道逢雇人將其還求麥欲以取酒飲之徧求無以麥還者於是便起恚意言願我壽終後作大神龍當陷此國後壽終意神遂還作龍其國中歷年風雨不時五穀毀敗佛念此國人民饑饉卽遣沙曷比丘往化之龍見比丘往卽興惡意欲敗國及殺沙曷比丘沙

曷便變化鉢覆蓋一國龍雨之謂國已沒比丘以佛
威神令龍見人民安隱如故龍復興悲意下雪比丘
以鉢受之雪極比丘以手掃之著一處如山比丘乃
入龍室龍卽出比丘復出龍入比丘復入如是若干
輩龍極乃止長跪問言卿何神等惱我如此比丘言
吾是佛弟子龍言我欲自歸於卿比丘答言吾有大
師佛三界最尊卿當自歸之龍言佛在何所報言佛
在舍衛國龍言乞逐道人去比丘言欲去者善便內
龍著笥中人民見比丘取龍如是皆歡喜問言道人
是何等大神降伏國患告言吾是佛弟子人民問言

佛可得見不答言欲得見佛且須吾還時日向中道
遇分衛人民或與飯者與酒者比丘受而食飲之致
酒醉過樹下臥龍鉢袈裟各在一處佛時笑五色光
出阿難整衣服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笑必有意佛
告阿難汝爲見沙曷比丘不阿難言不見佛言今在
彼樹下醉臥時千二百五十比丘菩薩萬人各相與
語言沙曷比丘已得阿羅漢何以復醉臥佛知諸人
意有疑因說四事一者阿羅漢不三昧不得知二者
不得便現神足三者不張強勸人分衛四者身中尚
有蟲阿羅漢以是四事不及佛時萬菩薩皆迴意欲

向羅漢佛遣目犍連往到沙曷比丘所勅之攝龍來
龍以頭面爲佛作禮佛便爲說宿命本末龍心卽解
受五戒奉行十善卽得須陀洹道爲佛作禮而去佛
時說沙曷比丘功德微妙阿難叉手啓佛言沙曷比
丘飲酒醉臥而佛說其功德微妙乃爾佛告阿難阿
羅漢不復饑渴用三事故現醉臥耳一者佛欲開化
菩薩意二者不欲逆布施家意三者恐諸弟子未得
道者飲酒多失故以此至戒檢之沙曷比丘雖飲酒
是爲不醉諸菩薩四輩弟子聞佛說是皆起整衣服
爲佛作禮沙曷比丘更前長跪白佛言須耶越國王

人民欲見佛默然受之沙曷比丘卽承佛教如彈指
頃還到須耶越國國王人民見比丘皆歡喜有作禮
者有跪者但又叉手者沙曷比丘告言佛明日當來到
此王聞佛當來大歡喜豫於四衢道掃灑廣施帳幔
佛明日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豫行空中有自然蓮
華捧佛足下王及人民皆以香華出城迎佛五體投
地稽首爲禮佛及比丘到宮卽有自然師子座布以
綖縵七寶華蓋五色交絡五施設供養手自斟酌飯
畢行盥水祝願佛爲王及人民說龍本末王與人民
心解卽受五戒行十善或得須陀洹者斯陀含阿那

合阿羅漢者不可勝數佛說經竟四輩弟子天龍鬼神皆歡喜作禮而去

佛說沙曷比丘功德經

校譌

第三紙

第八行絡下五字南藏作王字

音釋

幔

莫半切幕也

純經

純於阮切經夷然切純經坐褥也

佛說時非時經

天竺三藏法師若羅嚴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林園精舍時佛告諸比丘我當爲汝說時非時經善思念之諸比丘言如是世尊當受教聽佛告諸比丘是中何者爲時何者爲非時比丘當知

冬初分

第一十五日七脚爲時四脚半非時

從八月十六日至三十日

第二十五日八脚爲時六脚八指非時

從九月一日至十五日

第三十五日九脚爲時七脚六指非時

從九月十六日至三十日

第四十五日十脚爲時八脚三指非時

從十月一日至十五日

第五十五日十一脚爲時九脚四指非時

從十月十六日至三十日

第六十五日十二脚爲時十一脚六指非時

從十一月一日至十五日

第七十五日十一脚半爲時十脚三指非時

從十一月十六日至三十日

第八十五日十一脚爲時九脚四指非時

從十二月一日至十五日

春初分

第一十五日十脚爲時八脚少三指非時

從十二月十六日至三十日

第二十五日九脚半爲時七脚少三指非時

從正月一日至十五日

第三十五日九脚爲時六脚少三指非時

從正月十六日至三十日

第四十五日八脚爲時五脚少三指非時

從二月一日至十五日

第五十五日七脚爲時三脚少三指非時

從二月十六日至三十日

第六十五日六脚爲時三脚少四指非時

從三月一日至十五日

第七十五日五脚爲時三脚少三指非時

從三月十六日至三十日

第八十五日四脚爲時二脚少一指非時

從四月一日至十五日

夏初分

第一十五日三脚爲時二脚少四指非時

從四月十六日至三十日

第二十五日二脚爲時一脚少五指非時

從五月一日至十五日

第三十五日二脚半爲時一脚少三指非時

從五月十六日至三十日

第四十五日三脚半爲時二脚少二指非時

從六月一日至十五日

第五十五日四脚半爲時二脚半非時

從六月十六日至三十日

第六十五日五脚爲時三脚非時

從七月一日至十五日

第七十五日五脚半爲時三脚半非時

從七月十六日至三十日

第八十五日六脚爲時四脚半非時

從八月一日至十五日

如是諸比丘我已說十二月時非時爲諸聲聞之所
應行憐愍利益故說我所應作已竟汝等當行若樹
下空處露坐思惟諸比丘莫爲放逸後致悔恨是我

所教戒佛說經竟時諸比丘皆大歡喜勸助受持
佛說時非時經

因緣輕慢故 命終墮地獄 因緣修善者

於此生天上 緣斯修善業 離惡得解脫

不善欲因緣 身壞入惡道

天竺三藏法師若羅嚴手執梵本口自宣譯涼州道
人于闐城中寫訖

披褐懷玉 深智作愚 外如夷人 內懷明珠

千億萬劫 與道同軀

校譌

第三紙

第十五行六
南藏作五

音釋

褐

胡葛切粗
毛布衣也

佛說自愛經

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國王詣
佛所遙見精舍下車却蓋解劍脫履拱手直進五體
投地稽首足下却長跪曰願以來日於四街道請佛
及衆僧施設微食普令愚民知佛至尊觀其儀式傳
世爲則願使衆生遠鬼妖蠱悉奉五戒以銷國患世
尊曰善哉善哉夫爲國王宜有明導率民以道請求
來福吾昔爲王亦奉請佛沙門梵志常行四等六度
勤以致佛巍巍無上王曰至真誠如佛教夫不種栽

無緣獲其果吾受佛恩生世爲人去女卽男六情完
具景福之會值佛處世盛明法化在於吾國積善難
量乞退嚴辦世尊曰善哉善哉王卽還宮平治大造
高下齊平廣設帳幔堅諸幢幡自彼四衢至精舍門
夾道欄楯羅燈如星步有香爐天樂衆妓歌佛至尊
之靈咨嗟沙門清貞之德散華雜寶紛紛如雨香湯
灑地却敷純綆王親通夜手自爲饌身往奉迎稽首
于地長跪曰願世尊垂大慈現影則濟衆生佛起著
法服與諸沙門俱之四衢王及羣臣翼從左右佛至
就坐夫人太子皆稽首于地攘衣跣躩行澡水已手

自斟酌佛飯畢稽首曰今設微食願天人鬼龍蜎蜚
蚊行蠕動之類令世世逢佛逢法逢沙門衆去諸穢
邪懷佛正真佛言善哉王爲民父母潤之以慈導以
大明所願必得王曰普地之民當別之際咸曰自愛
自愛之議其有要乎世尊歎曰善哉問也夫人處世
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斯三事出乎心身口
唱成其惡已加衆生衆生被毒卽結怨恨誓心欲報
或現世獲願或身終後覓靈升天卽下報之人中畜
生鬼神太山更相剋賊皆由宿命非空生也身三口
四意三無惡愚者恣之不孝其親敬奉鬼妖姪亂酒

悖就下賤之濁以致危身滅族之禍死入太山湯火之酷長不獲人身去佛遠政不樂沙門之清戒常與愚會斯謂樂危亡之禍不自愛者也王曰善哉善哉惟佛教誠願聞自愛其則云何佛言自愛之法先三自歸以法養親慈愛人物悲愍愚惑見政喜進平等普護安濟衆生斯施四恩布施窮乏衆生無怨諸天祐育衆橫不加牢獄利劍諸毒銷歇親安族興生無災患死得上天常與明會斯謂自愛者也王曰善哉惟佛教誠誠高行賢者清貞守真穢利邪樂不以染心口四不言三凶遠身危命全行諸佛所珍親安族

興終得上天常得福會斯謂自愛者也王曰善哉惟佛教眞衆悲橫加忍默不說慈惻愍彼終始濟之精進不怠紹心三尊外靜內寂植念道根深觀聖趣明化眞言孝親濟已導衆使然常與福會謂自愛者也王曰善哉惟佛教眞觀者無數時有兩商人一人念曰佛身丈六華色紫金頂有肉髻項有白光巍巍難言佛如帝王沙門猶忠臣佛陳明法沙門誦宣斯王明矣知佛可尊佛知其念熟視之其人心喜喜如獲寶其一人念曰斯王愚惑爾爲國王將復何求佛者若牛弟子猶車彼牛牽車東西南北佛亦猶然子有

何道屈意奉之乎佛知其有惡念必獲其殃愴然愍之其人心懼若有所遭二人俱去三十里亭宿酤酒飲之共平屬事訟之紛紜其善念者四王遣善神護焉毒念誹佛者太山鬼令酒入腹猶火燒身出亭路卧卽宛轉落車轍中晨有商人車五百乘轢殺之焉伴求而見其然曰吾衰矣還國見疑取物去爲不義遂輕身委財而逝展轉遠邁去舍衛數萬里有一國國王崩無太子讖書云中土有微人當王斯土羣僚議曰國之無君猶體之無首難以久立也故王有馬常爲王禮若有任王者馬必屈膝命曰大善卽具嚴

駕以王印綬著車上人馬填路觀者莫不麾涕商人亦出觀國太史曰彼有黃雲之蓋斯者氣也神馬直進屈膝舐商人足羣臣欣豫香湯澡浴拜爲國王僉然稱臣王曰余本商人無德於民不任天位也羣僚曰天授有德神馬屈膝於是遂處王宮聽省國政深惟曰余無微善何緣獲此必是佛恩使之然也晨在御座歎佛無上之聖率諸羣僚向佛稽首曰賤人蒙世尊潤獲爲人王斯土傳世不知有佛流俗之書亦無記焉願以大明開斯國人之聾盲明日願與應真衆聖垂意願斯一時三月佛告阿難勅諸比丘明日

彼王請皆當徐徐變化現神尊德令其國民咸共觀
焉諸天聞佛至彼教化相率導從作樂歌德寶帳幢
幡華下紛紛光色耀人佛及應真皆坐正殿王案舍
衛國王供養明法手自斟酌畢以小几於佛前坐佛
廣說法王曰吾本微人素無快德何緣獲斯佛告王
昔彼王飯佛王心念言佛如國王沙門猶臣下王種
斯哉今自獲其果彼一人云佛若牛弟子如車彼自
種車轆之哉今在太山爲火車所轆自獲其果也非
王勇健所能致矣爲善福隨履惡禍追響之應聲善
惡如音非天龍鬼神所爲非先靈所爲造之者心成

身曰矣佛說偈言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卽言卽行

罪苦自追 車轆乎轍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卽言卽行 福樂自追 如影隨形

世尊又告王曰衆惡之罪最重有五不孝不忠殺親
殺君家滅國亂重罪一也羅漢之行得空不願無相
之定與佛齊意拯濟衆生而愚向之重罪二也佛者
衆罪已畢景福會成相好十力法導衆生慈悲喜護
心過慈母而愚惡謗重罪三也清淨沙門志清行高
懷抱經法助佛化愚諸佛相紹繼衆生得度皆由衆

僧佞讒交構以致不調僧不調正法毀民狂走正法
毀民狂走者三道興惱比丘僧重罪四也佛之尊廟
寶物水土衆生赤心以貢三尊愚人或毀盜之重罪
五者也犯斯五者其罪最重謂自殺身自滅族自投
太山火矣五罪之重重於須彌慎無犯焉佛說經竟
王及羣臣皆得須陀洹受五戒爲清信士國民有作
沙門者守戒爲清信士者遂以五戒十善爲國政諸
天祐護國遂興矣諸天龍神王臣黎民無不歡喜
佛說自愛經

音釋

妖蠱

妖於喬切蠱也

跣韞

跣息淺切徒足履也韞望發切

轆

郎擊

切陵佞讒

佞乃定切諂也

構

居侯切

休寧縣弟子丁騰龍法各廣齊刻
大迦葉本經七卷同冊所願法界衆生同修淨
土法門共生安養剎斷三惑於本空證三德
於本有廣及九界普供十方不可思議者
武林釋大能對長洲徐普書上元彭仕湘刻
萬曆己酉歲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

佛說賢者五福德經

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賢者說法時有五福德何謂爲五福德其人所生則得長壽是爲一福德其人所生卽得大富饒財多寶是爲二福德其人所生卽端正無比是爲三福德其人所生卽名譽遠聞是爲四福德其人所生卽聰明大智是爲五福德何因賢者說法得長壽用前世說法時上語亦善中語亦善下語亦善其義備足歸家無爲好殺之人聞法卽止不殺用是故得長壽何

因說法之人得大富饒財多寶用前世說法時上中
下語其義備悉歸家無爲盜竊之人聞經卽止不盜
便能施與用是故得大富何因說法之人得端正無
比用前世說法時上中下語其義備悉歸家無爲今
聞法者和氣安之卽顏色悅自生光澤用是故得端
正何因說法之人得名譽遠聞用前世說法時上中
下語其義備悉歸家無爲今聞法者敬佛敬法敬比
丘僧用是故得名聞何因說法之人得聰明大智用
前世說法時上中下語其義備悉歸家無爲今聞法
者曉了妙慧用是故得聰明大智是爲五法說經者

得教也諸比丘聞經歡喜前爲佛作禮
佛說賢者五福德經

卷之三 新舊集

嘗熟信士施于民捐資刻
佛說賢者五福德經全卷

東塔寺釋道源

東湖信士戈汕

同對

崇禎癸未孟秋虞山華嚴閣識

經一卷	共字五百二十九箇	計寫銀二分二厘	計刻銀一錢八分	五厘	板一塊	計工價銀四分	長洲徐大任書	句容潘守成	長洲李如科
-----	----------	---------	---------	----	-----	--------	--------	-------	-------

同刻

天請問經

唐三藏沙門玄奘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室羅筏國住誓多林給孤
獨園時有一天顏容殊妙過於夜分來詣佛所頂禮
佛足却坐一面是天威光甚大赫奕周遍照曜誓多
園林爾時彼天以妙伽他而請佛曰

云何利刀劒 云何礮毒藥 云何熾盛火

云何極重暗

爾時世尊亦以伽他告彼天曰

麤言利刀劒 貪欲礮毒藥 瞋恚熾盛火

無明極重暗

天復請曰

何人名得利

何人名失利

何者堅甲冑

何者利刀仗

世尊告曰

施者名得利

受者名失利

忍爲堅甲冑

慧爲利刀仗

天復請曰

云何爲盜賊

云何智者財

誰於天世間

說名能劫盜

世尊告曰

邪思爲盜賊

尸羅智者財

於諸天世間

犯戒能劫盜

天復請曰

誰爲最安樂

誰爲大富貴

誰爲恒端嚴

誰爲常醜陋

世尊告曰

少欲最安樂

知足大富貴

持戒恒端嚴

破戒常醜陋

天復請曰

誰爲善眷屬 誰爲惡心怨 云何極重苦

云何第一樂

世尊告曰

福爲善眷屬 罪爲惡心怨 地獄極重苦

無生第一樂

天復請曰

何者愛非宜 何者宜非愛 何者極熱病

誰是大良醫

世尊告曰

諸欲愛非宜 解脫宜非愛 貪爲極熱病

佛是大良醫

天復請曰

誰能覆世間 世間誰所魅 誰令捨親友

誰復障生天

世尊告曰

無智覆世間 世間癡所魅 慳貪捨親友

深著障生天

天復請曰

何物火不燒 風亦不能碎 非水所能爛
能扶持世間 誰能與王賊 勇猛相抗敵

不爲人非人 之所來侵奪

世尊告曰

福非火所燒 風亦不能碎 福非水所爛

能扶持世間 福能與王賊 勇猛相抗敵

不爲人非人 之所來侵奪

天復請曰

我今猶有疑 請佛爲除斷 今世往後世

誰極自欺誑

世尊告曰

若有多珍財 而不能修福 今世往後世

彼極自欺誑

爾時彼天聞佛世尊說是經已歡喜踴躍歎未曾有
頂禮佛足卽於佛前欵然不現

天請問經

句容信士潘以倫捐資刻

天請問經全卷

東塔寺釋道源

東湖信士戈汕 同對

崇禎癸未孟秋虞山華嚴閣識

經一卷

共字七百四十一箇

計寫銀三分

計刻銀二錢五分

九厘

共板二塊

計工價銀八分

長洲徐大任書

句容潘守成 同刻

長洲李如科

佛說護淨經

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佛往昔共阿難行遇值一池東西四十里南北四十里深四十里池中有蟲其似蝌蚪形黑如墨佛語阿難識此蟲不答言不識佛語阿難此池中蟲者十方世界本衆僧食不淨食墮此臭穢糞屎池中常食不淨五百萬世中受此苦惱竟後復五百世中墮餓狗中常食不淨後墮猪中五百世中復常食不淨復墮蜚蠊蟲中常食不淨亦五百世復出爲人常生貧窮家中衣不覆形食不充口常食乾糲糠餅恒饑不足

佛語諸比丘有如是者受罪尤苦無量無邊戒語後
世末法中諸比丘不可不慎一切衆僧有住止處作
不淨食不足住食欲得食者一切白衣食如法著衣
持鉢攝四威儀如法往造是真比丘除其邪命如法
活命佛不妄語福報如影響往昔比丘報得阿羅漢
果有結業身有便利患向闇上廁見一比丘在廁邊
呻吟阿羅漢語是比丘汝本好用意人云何墮餓鬼
中呻吟如是餓鬼比丘答言我饑渴來久五百餘年
不見漿水正欲趣廁欲食不淨護廁鬼神手捉鐵杖
打我不得近廁憶念本曾作比丘知僧淨事貯是用

是觸衆僧淨以不淨食飽衆僧故致此殃遇值阿羅
漢善知識阿羅漢爲比丘衆中燒香咒願卽免餓鬼
還復人道誠語諸比丘不可不慎一切不得觸衆僧
淨食佛不虛言福報如影響十八地獄經中出罪福
此餓鬼從人道中來以不清淨手觸衆僧淨器以不
清淨手自觸沙門淨食以不清淨食著沙門淨食中
以不淨食飼衆僧故後五百世中墮餓鬼中常食不
淨欲趣廁上噉糞尿于時廁神手捉鐵杖打餓鬼不
得近廁此餓鬼常食膿血食人涕唾及蕩除惡汁常
守捕婦女產藏血不淨以爲飲食復經五百世墮猪

狗蜣螂中常食臭糞穢不淨受斯苦劇之中累世勤苦數千萬劫無有出期難得解脫痛不可言以不淨手觸男根或手觸女根觸沙門淨器以手觸沙門淨食以不淨食著沙門淨食中以不淨食飼衆僧故致此殃一切人肉眼不知罪福自今已後欲得福祐佐衆僧作食以清淨手捉衆僧淨器清淨手淘米乃以淨米著衆僧淨食中得福無量自今已後以此爲常一切衆人普使聞知至心奉行一切檀越施設法會供齋調度持齋者得食不持齋者不得食此飯一日持齋得六十萬世餘糧不持齋者六十萬世墮餓鬼

中何以故此信施難銷故寧吞熱鐵丸不食此飯吞熱鐵丸須臾間耳食信施久受大苦五百萬世中受餓鬼苦諸有設食之處一切如法作齋不得懷挾餘殘食歸給妻子若食此飯若腋底挾擔後五百世常挾熱鐵輪左腋底入從右腋底出一切齋飯不可不慎一米化作熱丸一切賢者施設福會於先嘗啖此食都作殘食唐作此會不如不作何以故諸天不歡鬼神不喜此人於先嘗者亦五百世中受餓鬼苦自今已後欲得福者如法作齋食可得福德諸天歡喜百神慶悅天神擁護經不虛言福報如影響

佛說護淨經

嘗熟信女

太子

氏

捐資刻

佛說護淨經全卷

東塔寺釋道源

東湖信士戈汕

同對

崇禎癸未孟秋虞山華嚴閣識

經一卷

共字一千一百零

九箇

計寫銀四分四厘

計刻銀三錢八分九厘

共板二塊

計工價銀八分

長洲徐大任書

句容潘守成同刻

佛說木槵經

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聞如是一時佛遊羅閱祇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
一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無數名稱遠聞天人所敬
時難國王名波瑠璃遣使來到佛所頂禮佛足白佛
言世尊我國邊小頻歲寇賊五穀勇貴疫疾流行人
民困苦我恒不得安臥如來法藏多悉深廣我有憂
務不得修行唯願世尊特垂矜愍賜我要法使我日
夜易得修行未來世中遠離衆苦佛告王言若欲滅
煩惱障報障者當貫木槵子一百一八以常自隨若

行若坐若臥恒當至心無分散意稱佛陀達磨僧伽
名乃過一木橐子如是漸次度木橐子若十若二十
若百若干乃至百千萬若能滿二十萬遍身心不亂
無諸諂曲者捨命得生第三餒天衣食自然常安樂
行若復能滿一百萬遍者當得斷除百八結業始名
背生死流趣向泥洹永斷煩惱根獲無上果使還啓
王王大歡喜遙向世尊頭面禮佛稱大善我當奉行
卽勅吏民營辦木橐子以爲千具六親國戚皆與一
具王常誦念雖親軍旅亦不廢置又作是念世尊大
慈普應一切若我此善得免長淪苦海如來當現身

爲我說法願樂迫心三日不食佛卽應形與諸眷屬
來至其宮內而告王曰莎斗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
歲得成斯陀含果漸次習行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
佛王聞是已倍復修行佛告阿難何況能誦三寶名
經歷萬數但能聞此人名生一念隨喜者未來生處
常聞十善說是語時大衆歡喜皆願奉行
佛說木橐經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長洲信士

殷時衡房

捐資刻

佛說木槌經全卷

東塔寺釋道源

同對

東湖信士戈汕

崇禎癸未孟秋虞山華嚴閣識

經一卷

共字七百一十五

箇寫銀二分九厘

計刻銀二錢五分

板一塊

計工價銀四分

長洲徐大任書

句容潘守成

長洲李如科同刻

佛說無上處經

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
尊告諸比丘有三無上處汝等諦聽當爲汝說諸比
丘白佛唯然受教佛告比丘三無上處者一佛無上
處二法無上處三僧無上處若諸衆生兩足四足無
足多足若色無色若想無想非想非無想如來於中
說無上處諸比丘若有衆生能於佛無上處起信向
心者於天人中得無上果報諸比丘是名初無上處
復次諸比丘於有爲無爲色無色法離欲法爲無上

處諸比丘若有衆生能於此法無上處起信向心者
於天人中得無上果報諸比丘是名第二無上處復
次諸比丘僧無上處者若僧若群若叢聚若徒衆中
如來弟子僧爲無上處諸比丘若有衆生能於此僧
無上處起信向心者於天人中得無上果報是名三
無上處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無上處經

嘗熟信士馬婆道捐資刻
佛說無上處經全卷

東塔寺釋道源 同對
東湖信士戈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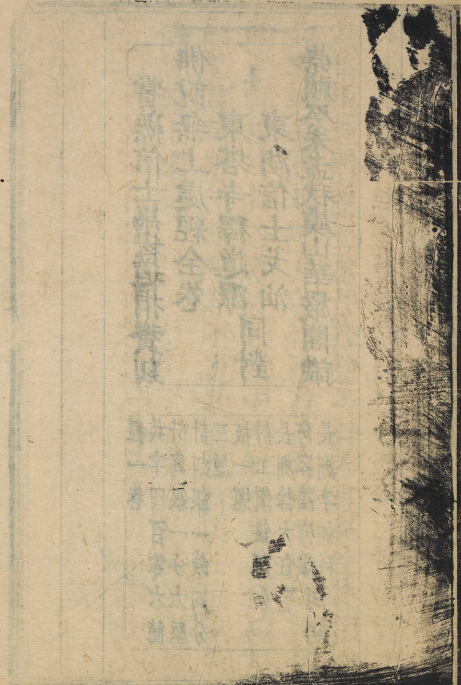
崇禎癸未孟秋虞山華嚴閣識

經一卷 共字四百零六箇
計寫銀一分六厘
三厘 板一塊 計工價銀四分
長洲徐大任書
長洲李如科同刻

盧至長者因緣經

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佛言若著慳貪人天所賤是以智者應當布施所以者何我昔曾聞舍衛城中有大長者名曰盧至其家巨富財產無量倉庫盈溢如毘沙門由其往昔於勝福田修布施因故獲其報然其施時不能至心以是之故雖復富有意常下劣所著衣裳垢膩不淨所可食者雜穀稗莠藜藿草菜以充其饑醋漿空水用療其渴乘朽故車編草草葉用以爲蓋於已財物皆生慳悋勞神役思勤加守護營理疲苦猶如奴僕爲一



切人之所嗤笑爾時羅睺羅卽說偈言

所施因不同 受果各有異 信施志誠濃
獲報恣心意 若不懷殷重 徒施無淨報

盧至雖巨富 輕賤致嗤笑

又於一時城中節會莊嚴屋宅聖飾彩畫懸繒幡蓋
瑠璃莊飾處處周徧懸諸華冠香水灑地散衆名華
牕牖門戶以華莊校各各皆有種種妓樂歌舞嬉戲
歡娛受樂如諸天宮諸門之中皆以金瓶盛滿香水
諸里巷中懸繒幡蓋散衆名華香水灑地盧至爾時
見諸人民種種會同戲舞盡歡便生念言奴婢乞人

下賤之者皆假借衣服食美飲食我今衣服瓔珞財
寶自足我今何爲而不自樂疾走歸家自取鑰匙開
庫藏門取五錢已還閉鎖門卽自思念我今若於家
中食者母妻眷屬不可周徧若至他家或有主人及
以乞者來從我索於是卽用兩錢買麴兩錢酤酒一
錢買蔥從自家中衣衿裏取出城外趣於樹下旣
至樹下見有多鳥若此停止鳥來搏撮卽詣塚間見
有諸狗復更逃避至空靜處酒中著鹽和麴食蔥先
不飲酒卽時大醉旣大醉已而作是言舉國卽時大
作歡樂我今何爲獨不歡樂卽便起舞揚聲而歌其

歌辭曰

縱令帝釋 今日歡樂 尚不及我 況毘沙門
復作是言

我今節慶際 縱酒大歡樂 踰過毘沙門

亦勝天帝釋

釋提桓因與無數天衆欲至祇洹於其道邊見此盧
至旣醉且舞而並歌言勝於帝釋帝釋默念此慳貪
人屏處飲酒罵辱於我復作是念我於今者莫至佛
所先惱於彼釋提桓因卽變已身猶如盧至卽到其
家聚集父母僕使眷屬於母前坐而白母言聽我愛

語我於前後有大慳鬼隨逐於我所以我使我惜不
食不與父母及以眷屬錢財寶物皆由慳鬼今日出
行值一道人與我好咒得除慳鬼若彼慳鬼設復更
來終不重能惱亂於我然此慳鬼與我相似設當來
者諸守門人痛當打棒其必詐稱我是盧至一切家
人莫信其語大開庫藏出諸財物作好飲食與其母
妻及以眷屬悉令充飽飲食已竟語守門者急速閉
門慳鬼儻來待我分付瓔珞徧賜衣服作諸妓樂然
後開門卽時大開庫藏上妙瓔珞先用與母次者與
婦舍內男女盡皆徧與其外來客亦與瓔珞及以衣

食作衆妓樂其家眷屬衆香塗身燒黑沉水於時帝
釋一手捉母一手携婦歡樂起舞歡娛嬉戲不可具
說舍衛城人皆聞盧至長者怪鬼得除一切集會盡
來觀之盧至醉醒還來入城卽歸已家見諸人衆充
塞其門復聞家中歌舞之聲極大驚愕作是思惟將
非是王以瞋我故將諸群臣大集兵衆來至我家欲
誅於我爲是舍衛城人因作節會盡入我家爲是諸
天欲增益我來至我家作斯妓樂爲是家人破我庫
藏而自噉食思惟是已疾走衝門高聲大叫喚其家
人時其家人音樂聲亂都無聞者釋聞喚聲語衆人

言誰打門喚汝等且止音樂或能是彼怪鬼還來人
聞有鬼卽大開門一切走避時彼盧至走來入屋見
於帝釋眷屬圍遶正處中坐母處其右婦處其左莊
嚴衣服著好瓔珞鼓樂絃歌飲酒慶會容色熙怡羅
列而坐盧至愕然驚問帝釋言汝是誰耶來我家中
放逸如是釋微笑言今日家人自識於我其家眷屬
卽問盧至汝爲是誰盧至答曰我是盧至舉家盡皆
同聲指釋而作是言此是盧至我之家主盧至尋復
問家人言我今是誰家人答言汝之雖認似盧至鬼
盧至復言我非是鬼我是盧至汝等今者宜好觀察

顧語母言母是我母兄是我兄弟是我弟妻者是我所敬之妻子者是我所念之子一切僕從盡是我有復指帝釋語家人言此是餘人顏貌似我幻化作我我從小來產業積聚錢財庫藏是誰幻惑散我財物時其家人咸皆不信釋問母言今我兩人極相似不母答言彼鬼形貌甚似於汝母復語釋觀汝季順奉事於我真實知汝我所生子彼實是鬼若汝二人俱季順我我不能別以汝季順彼人悖逆故我定知汝是我子迴語婦言彼是汝夫汝今何爲不相鳴捉其婦羞赧而作是言怪哉何不滅去終不爲其而作婦

也婦語釋言大家我今寧在爾邊而死終不在彼鬼邊而生釋語家人爾定知我是盧至者何爲前彼鬼使人耶時其家人聞此語已卽時倒曳盧至之腳牽挽打棒驅令出門到里巷中舉聲大哭唱言怪哉我於今者身形面首爲異於本何故家人見棄如是復語左右我今此身如本身不今我之面如本面不言語行來長短相貌爲異不異傍人語言汝故如本與先不異復語人言我今是誰將非化作他異人不竟爲字誰我今爲在何處復長歎曰奇哉怪哉我於今者知何所道盧至爾時如似顛狂其餘親里非家人

者咸來慰喻汝慎莫懼汝是盧至汝於今者在舍衛
城中市上我等是汝親里故來看汝汝好強意當作
方計以自分明盧至爾時聞是語已意用小安技淚
而言更問餘人我爲實是盧至以不餘人答言汝實
是盧至盧至語衆人言汝等皆能爲我證不衆人皆
言我等諸人皆爲汝證實是盧至盧至答言汝等若
爾聽我廣說因緣

誰有年少人 與我極相似 共我所愛婦
同牀接膝坐 所親皆眷屬 見打驅逐出
所親皆愛彼 安止我家中 我忍饑寒苦

積聚諸錢財 彼今自在用 我無一毫分
猶如毘沙門 自恣於衣食 城中諸人等
各各生疑怪 皆作如是言 此事當云何
中有明智者 而作如是言 此間姪狡人
形貌似盧至 知其大慳貪 故來惱亂之
我等共證拔 不宜便棄捨

爾時諸人聞是語已皆悉同心咸言盧至汝今云何
欲何所爲盧至卽時而作是言汝等諸人爲我集會
明日當共至於王所衆人咸言明當送汝至於王所
至明日已諸人言曰善哉善哉今正是時盧至卽言

此是大事我於已財不得自在汝等若能貸我錢財
若我得者當償於汝諸人皆言隨所須欲當給於汝
又問欲須何物爾時盧至長者而言今汝與我二張
氎來使直四銖金當上於王諸人皆笑作是念言盧
至先來不曾有是今言四銖乃是大施盧至爾時卽
挾二張氎到於王門語通門者言我於今者欲有貢
獻時守門人極驚笑言我於三十年中未曾聞彼來
至門中有所貢獻今日云何卒能如是時守門者卽
入白王合掌而言未曾有也盧至今者在於門中欲
有所貢王意沉審不卒瞋喜但自思惟今日將不因

於節會有諸人等來至門中盧至慳吝亦復不應來
至我門守門之人不應於我而作調戲意爲云何我
不能信夫爲王者譬如大海不逆細流寧可計其財
物多少王於爾時卽便聽前王作是念而此盧至稟
性慳吝將不死到卒能如是卽時盧至共於衆人往
到王所欲出二氎用奉於王以手挽氎其腋急挾挽
不能得便自迴轉盡力痛挽方乃得出旣得出已帝
釋卽化作兩束草顧見草束生大慙愧卽便坐地王
見如是卽起慈愍而語之言縱令草束亦無所苦欲
有所說隨汝意道盧至悲噎歔歔而言我見此草羞

慙之盛不能以身陷入于地不知今者爲有此身爲無此身知何所云王聞其言將生哀愍問傍人言彼今哀塞不能得言汝等若知其意當代道之傍人答王盧至今來仰白王者不知何人形貌相似至於其家中詐稱盧至能使家人生其愛著散用財物一切蕩盡使其家人都不識別驅其今出反如路人以是之故其心懊惱不能出言王言若如此者實應苦惱何以故自己財物爲他所利用雖復如是我當斷理使其還得居家財物王復言曰世間之人雖形相似然其心意未必一等雖心相似然其形體隱屏之處有

諸密事可不相知必有小異汝莫愁憂我今爲汝當細檢校時有一臣名曰宿舊卽起合掌而白王言善哉大王王之智慧慈惻阿枉正應如是爾時宿舊卽說偈言

憂苦怖畏者

王爲作救護

貧窮困厄者

王當作親友

正眞修善者

王共爲法朋

於諸惡行者

王爲作象鉤

爾時盧至五體投地而白王言我家密弄財寶之處彼終不能而得知處我身有密事何必能知惟願大王爲我檢校王卽遣使往喚彼人似盧至者語令疾

來卽便喚來卽至王所在一面立王形相二人不能分別王諦觀之生未曾有想年幾相貌形體大小面目語笑顏色皆同如幻化所作等無有異今此二人在我前立不可分別使我驚疑王問喚來者言汝爲是誰便自慨歎而言我今徒爲此生不如其死我今云何生長王國不爲王識方問我言而名是誰王小慙報此實盧至語前者言汝今復欲何所論道盧至答言我是盧至彼非是也王言汝今二人如鏡中像色貌一種云何可別盧至白言以是事故我先歸王若似有人病痛苦厄急難恐怖悉歸於王王言實爾

我所以受人租賦正爲是事王小思惟語帝釋言我欲問汝盧至爲性慳貪汝好惠施其性各異汝今云何言是盧至帝釋答言王今應作如是細問實如王言雖爾我親自從佛教慳貪之者墮餓鬼中百千萬歲受饑渴苦求索膿血屎尿不淨終不能得如毛髮許清冷河泉變成流火我聞慳貪有如是過畏怖因緣欲捨是惡以是事故卽便捨慳施心卽生王言實有是理如似垢衣灰浣卽淨煩惱垢心聞法卽除王語諸臣如是二人云何得知一是盧至一非盧至宿舊答言問其家中所有密事若有異同然後可知王

言我事很多不得細問如汝所言應如是問卽分二人各置異處而便問言汝今內外親屬年幾大小頭數名字家中所有屋舍門戶及以財物一切庫藏地上地中種種諸物各自記之明明書疏時速持來而此二人各持書至一切所有隱密之事及以書迹悉皆一種王見是事生未曾有想如我今者盡其神思種種籌量不能分別此非人事必是非人所爲王言還喚此二人來到我邊王久看已語使人言喚其母來便卽喚來其母到已向王拜敬王合掌言我亦敬老老母白言願王萬歲離諸怨害修福不倦王勅敷

座命老母坐王語母言今此二人誰是汝子誰非汝子帝釋密語母言莫復更使見苦如前母言子汝莫愁也老母敬白王言此兒慈孝種種供養孝順於我此是我子彼不恭孝常於我所無親愛心知非我子而此二人長短好醜言音相似我亦不能別王復問言我欲更問餘事汝養此兒自小之時及以洗浴頗見身上隱屏之處瘡癩黑子私密之事記識已不母言有之帝釋思惟我今所作當同老母帝釋于時諦聽母說母語王言我兒左脇下有小豆許癩帝釋念言假使有癩如須彌山我亦能作況復小癩卽便化

作王卽念言我今斷事必得決定王言汝等各脫左腋高舉其臂旣舉臂已見兩腋不異王及群臣大聲而笑而作是言如此之事未曾聞見能使人笑能使人怖能使人疑此爲奇事甚可怖畏王語群臣如此之事非我所了當將此二人往到祇洹至于佛所乃得決了廢我此間慶會之樂王時卽說偈言

佛日久已出

能救濟世間

解脫諸過惡

乾竭愛欲海

面如盛滿月

神通具足眼

三界悉敬養

一切中自在

大悲者必能

除滅我等疑

一切皆稱讚

此事爲善哉

說是偈已王及群臣各自嚴飾天冠上服珠璣瓔珞莊校其身執持香華各隨王後以二盧至置一象上種種莊嚴時王自乘羽葆之車作倡妓樂百千萬種隨從王後往到祇洹捨王五種天冠寶蓋刀劔革屣及摩尼珠整其儀容往至佛所爾時世尊天龍八部四衆圍遶王及大衆五體投地爲佛作禮起已合掌而白佛言我及三界愚闇所覆不別真僞唯佛意清淨一切衆生爲百千煩惱之所熾然唯佛世尊寂靜除滅一切世間皆爲上死所縛唯佛一人獨得解脫爲諸衆生作真親友一切盲冥佛爲作眼我等種種

因緣不能分別如此二人誰是盧至誰非盧至將二
盧至著於佛前一切諸人各默然坐化盧至者神色
怡悅種種嚴飾瓔珞其身默然而坐真實盧至顏色
憔悴著垢膩衣塵土全身極生憂苦而作是言世尊
大慈救濟一切願救濟我爾時帝釋見其愁悴而自
微笑波斯匿王從座而起合掌問佛言於此事中佛
能證知一切衆生爲煩惱所闇唯佛世尊執於慧炬
導諸衆生解脫之路如大醫王亦如導者能施一切
衆生無畏亦施一切衆生善根之財摧滅結使故名
大仙善哉世尊願以智火燒我煩惱疑網稠林唯願

世尊斷我等疑今此二人誰是誰非爾時世尊舉相
好臂莊嚴之手語帝釋言汝作何事帝釋卽滅盧至
身相還復本形種種光明以如意珠瓔珞其身合掌
向佛而說偈言

常爲慳所伏 不肯自衣食 以五錢酒麴

著鹽而飲之 飲已卽大醉 戲笑而歌舞

輕罵我諸天 以是因緣故 我故苦惱之

佛語帝釋一切衆生皆有過罪宜應放捨爾時盧至
語帝釋言我辛苦所集一切錢財汝不用我財物偶
耶帝釋言我不損汝一毫財物佛語盧至還歸汝家

看其財物盧至言我所有財物皆以用盡用還家爲
帝釋言我實不損汝財毫釐之許盧至言我不信汝
正信佛語以信佛語故卽得須陀洹果時天龍八部
及以四衆見聞是已得四道果種三業因緣諸天四
衆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盧至長者因緣經

音釋

赫奔赫呼格切奔羊益切礮初朕切蚪蚪蚪苦禾切蚪蚪當口切蚪蚪
蝦蟆切糕乾下沒切麥精也糠丘剛切飴盈之切
遺昌悅切稗莠稗旁封切稗稗也莠稗充之切
也啜嘗也稗莠以九切狗尾草也蚰笑也

聖過鄂切搏撮搏伯各切擊也歔歔歔休居切歔歔
謂悲泣氣咽弄苟許切赧乃版切面猥烏賄切猥猥
而抽息也羽葆羽葆羽爲幢曰羽葆飴斯義切癢癢
蒲官切羽葆羽葆羽爲幢曰羽葆飴斯義切癢癢
瘡痕也羽葆羽葆羽爲幢曰羽葆飴斯義切癢癢

嘗熟信士毛鳳苞捐資刻

盧至長者因緣經全卷

東塔寺釋道源

東湖信士戈汕

同對

崇禎癸未孟秋虞山華嚴閣識

經一卷
共字四千九百六十九箇
計寫銀一錢九分五厘
計刻銀一兩七錢
三分九厘
共校七塊
計工價銀二錢八分
長洲徐大任書
長洲李如科同刻

佛說普達王經

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

聞如是一時衆祐遊於閼物國祇氏之樹給孤獨聚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有夫延國王號名普達典領諸國四方貢獻王身奉佛尊法未嘗偏枉常有慈心愍傷愚民不知三尊每當齋戒輒登高觀燒香還頭面著地稽首爲禮國中臣民怪王如此自共議言王處萬民之尊遠近敬伏發言人從有何請欲毀辱威儀頭面著地羣臣數數共議欲諫不敢王勅臣下使嚴當行王卽與吏民數千人始出宮未遠忽見一

道人王便下車却蓋住其羣從頭面著地爲道人作禮尋從而還施設飯食遂不成行羣臣於是乃諫言大王至尊何宜於道路爲此乞匄道人頭面著地天下尊貴惟有頭面加爲國主不與他同王便勅臣下令求死人頭及牛馬猪羊頭臣下卽徧行求索歷日乃得還白王言前被敎求死人頭及六畜頭今悉已得王言於市賣之臣下卽使人賣之牛馬猪羊頭皆已售但尚有人頭未售王言賤貴賣之趣使其售如其不售便以匄人如是歷日賣旣不售匄人又無取者頭皆胖脹臭處不可近王便大怒諸臣下言卿曹

前諫言人頭最貴不可毀辱頭面著地禮道人今使
賣六畜頭皆售人頭何故匈奴人無取者王卽勅臣下
嚴駕當出到城外曠澤中有所問羣臣人民莫不振
悚未知王趣王卽導從出到城外告羣臣言卿寧識
吾先君時有小兒常執持蓋者不臣下對曰實識有
之王言今此兒何所在對曰亡已久遠乃歷十七年
王言此兒爲人善惡何如對言臣等常覩其承事先
王齋戒恭肅誠信自守非法不言王告諸臣今若見
此兒在時所著衣服寧識之不諸臣對曰雖自久遠
臣故識之王顧使邊從急還內檢取前亡兒衣來須

臾衣至王曰此寧是不臣下對曰實是其衣王曰今
儻見兒身爲識之不臣下皆默然良久對曰臣對自
懼蔽闇卒覩不別王始欲說其本變前所見道人來
到王大歡喜起頭面著地爲道人作禮臣下莫不歡
喜道人就座王叉手白言吾前卒於道路見道人旋
從而還並爲臣民所見譏怪諫言人頭面最爲尊貴
加爲國君萬姓之主四方歸向何所請欲爲乞匈奴
人頭面作禮吾時勅令求六畜頭及與人頭俱於市
賣之六畜頭皆售有人頭無買者匈奴人不取而是
曹所珍貴今故嚴出欲示其本末有幸之願道人屈

威願爲此國臣民開導愚癡令知真法導現橋梁道人卽爲臣下說王本變欲知王者本是先王時執蓋小兒常隨先王齋戒一日奉行正法清淨守意不犯諸惡其後過世魂神還生爲王作子今致尊貴皆由宿行齋戒所致臣下大小莫不僉然曰吾等幸遇得觀道人願遂哀愍愚朦乞爲弟子道人告諸臣民吾有大師當從受問諸臣報言願聞大師何所施行比盡年命儻一親奉受其法言道人告言我師號曰佛身能飛行項有圓光分身散體變化萬端奇相三十二姿好八十章典領天地萬有二千獨步三界莫與

齊倫門徒清潔號爲沙門其所教授度脫不唐臣下卽啓道人佛寧可得見不道人報言甚善當往啓尊臣下問道人言佛今所在去是幾何道人報言乃六千餘里語言須臾頃道人便飛到舍衛國具以啓佛彼國人民甚可愍傷今皆誠心願欲見佛惟垂大慈開示直道佛則默然呼告阿難勅諸比丘明日當到夫延國阿難宣佛教還白佛言明日行儀式云何佛言臨至當現威神到時佛卽與諸比丘俱未到數十里王及羣臣皆隨道人持華香出城迎佛觀佛威靈喜懼交集五體投地稽首爲禮迎佛上殿就座王前

長跪叉手白佛言勞屈世尊并及衆僧遠來到此王
及臣下恐懼不辦佛知其意卽語阿難爾告王莫憂
不辦佛所至到豈有所乏王盡心供設手自斟酌飯
食已行澡水呪願畢訖佛笑口中五色光出阿難正
衣服爲佛作禮白佛言佛不妄笑將有所說佛言欲
知普達王及道人本末不阿難言願聞其事佛言乃
昔摩訶文佛時王爲大姓家子其父供養三尊父命
子傳香時有一侍使意中輕之不與其香罪福響應
故獲其殃雖暫爲驅使奉法不忘今得爲王典領人
民當知是趣其所施設慎勿不平道人本是侍使時

不得香雖不得香其意無恨卽誓言若我得道當度
此人福願果合今來度王并及人民王聞佛說其本
末意解卽得須陀洹國中人民聞經皆受五戒行十
善以爲常法是時四輩弟子聞經歡喜前爲佛作禮
而去

佛說普達王經

佛說鬼子母經

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

佛遊大兜國時國中有一母人多子性極惡常喜行盜人子殺噉之亡子家亦不知阿誰取者行街里涕哭人已還共議如是非於一日阿難及衆沙門出行輒見涕哭人已還共議傷哀亡子家佛卽知衆沙門議佛到衆沙門所佛問衆沙門向者何等議衆沙門阿難白佛言向者出行分衛見街里有啼哭人衆多卽問啼哭人汝何爲啼哭報言生亡我子不知死屍處所如是啼哭者非一家皆亡子佛便爲阿難衆沙

門說是國中盜人子者非凡人故現鬼子母今生作人喜行盜人子是母有千子五百子在天上五百子在世間千子皆爲鬼王一王者從數萬鬼如是五百鬼王在天上燒諸天五百鬼王在世間燒帝王人民如是五百鬼王天亦無奈何阿難白佛言鬼子母來在是國中今寧可勅令不盜人子耶佛言大善可令不復盜人子阿難問佛言當用何等方便使不復盜人子耶佛便語阿難到是母所居衆沙門共伺是母出已後悉斂取子來著精舍中逃之衆沙門卽往伺是母出行隨後斂取子得十數子逃著精舍中是母

便復行盜人子來入舍中不見其子便捨他人子不敢復殺便行索其子逼舍中不知其子處便出行至街里遍城中不得復出城外索不得便入城行道啼哭如是十日母便狂被髮入市涕哭自擗自撲仰天大呼爲狂梁語亦不能復飲食佛遣沙門往視之見母問何爲市中被髮涕哭母卽報沙門言亡我子衆多故哭耳沙門言汝欲得汝子不母報言我欲得之沙門言汝審欲得者是間有佛可往問佛佛者知當來已去之事汝往則可得汝子母聞是語則歡喜意解便隨沙門去到佛所歡喜前爲佛作禮佛卽問母

問爲市中啼哭母報佛言亡我子故佛問母汝捨汝子至何所而亡汝子母卽默然不言佛復問母汝捨子至何所而反默然無語母知盜人子爲惡母卽起爲佛作禮頭面著地我愚癡故佛復問汝有子愛之不母言我有子坐起常欲著我傍佛復問汝有子知愛之何故日行盜他人子他人有子亦如汝愛之亡子家亦行道啼哭如汝汝反盜人子殺斃之死後當入太山地獄中母聞是語便恐怖佛復問汝寧欲得汝子不母卽起復持頭面著地願哀我佛便語母言汝子若在汝寧能自悔不若能自悔當還汝子母言

我能自悔佛言汝能自悔當作何等自悔母言我聽
佛敎誠當隨佛語自悔佛還我子我不敢遠離佛所
語佛言審如汝語不母言我審如佛語佛便授以五
戒第一不殺生第二不盜三不婬四不兩舌五不飲
酒報能悉還其子佛便爲說汝有千子皆爲說千子
名字五百子在天上皆是鬼中王將鬼官屬嫉害燒
天民五百子在世間燒諸人民汝子作鬼王將數萬
鬼如是五百子將鬼官屬一不可稱數極嫉害惡或
自稱作樹木神者或作地神者或作水神者或詐爲
人兄弟妻子自怨枉家室內外者或作海神者或作

船車神者或作舍宅神者或自稱夜在冥中神者或
使人夢寤者或使人恐怖爲人作怪者或自稱星死
者自稱病死者如是耗亂人適不在一處極嫉害惡
如是矯稱令人祠祀烹殺人不知多爲烹殺飲食是
鬼是鬼亦不肯食端嫉害欲使人犯殺欲使人入地
獄中要不食之見人祠祀喜如是鬼亦不能護活人
命但益罪愚癡人不知坐鬼貧窮鬼子母聞佛說是
語卽一心自悔卽得須陀洹道知方來去事長跪白
佛言我愚癡不知世世有惡乃爾今我得持戒思惟
中正之道我心皆徹視還見我千子今我乃知佛所

至至語誠願佛哀我我欲止佛精舍傍我欲呼千子
王我欲使與佛結要我欲報復天上天下人恩佛言
善哉如汝有是意大善佛言汝從是已去當稱是語
便止佛精舍邊其國中人民無子者來求子當與之
子自在所願我當勅子性與使隨護人不得復妄矯
之欲從鬼子母求願者名浮陀摩尼鉢姊名炙匿天
上天下鬼屬是摩尼鉢主四海內船車治生有財產
皆屬摩尼鉢摩尼鉢與佛結要受戒主護人財物炙
匿主人若有產生當救之有天王名毗沙門主四天
地護人命出入常從毗沙門求願有大鬼王名阿須

倫主諸龍王諸毒氣人從求願令毒不干人求願當
慈心無所用謝亦無所噉食人從求願者在人何求
與耳要無所求索亦不責人人至浮陀摩尼鉢前爲
作禮

佛說鬼子母經

佛說梵摩難國王經

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有國王號名梵摩難常供養佛及衆僧每得齋日王輒宿勅羣臣嚴駕王使導數千人到佛所五體投地稽首佛足佛每爲諸天人民說經法王輒歡喜恭敬聽經王宮內亦奉事三尊清淨齋戒王有太子名均鄰儒至心精進覺世非常無生不死者不貪時榮白王言佛世難值經法難聞我今乞欲隨佛作沙門王卽聽之均鄰儒便辭王到佛所乞爲

比丘佛便以手摩其頭髮墮袈裟自然著身均鄰儒奉持重戒精進勤修晝夜不倦三月日便得羅漢道王時不知其已得道見其勤苦飯食麤疎每往供養異於衆僧其心不同輒謂之言我國中珍琦七寶飯食甘穀無所不有汝何故正當樂爲沙門乎佛知王用恩愛故佛語均鄰儒起現威神均鄰儒卽承佛教頭面著地爲佛作禮輕舉上住空中飛行變化分身散體出入無間畢已頭面著佛足王見其道德乃爾便悲喜交集五體投地爲均鄰儒作禮佛時今均鄰儒爲王說苦空非常四諦之要王於是意解卽得須

陀洹道佛語阿難比丘有四事受人施飲食美味衣服善惡不得有逆一者欲福布施家二者不欲逆施者意二者或年老或身體有病四者恐人行道勤苦夫欲食美當存念重戒一切衆生皆我親屬但展轉久遠各更生死不識其本耳譬如人身體有瘡及病者服藥趣令其愈不得貪著夫欲施者皆當平心不問大小佛於是令阿難臨飯說僧跋僧跋者衆僧飯皆悉平等

佛說梵摩難國王經

佛說孫多耶致經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城行在祇樹給孤獨園除餘甚衆佛爲說經時有梵志名孫多耶致望見佛卽住拄杖吐舌念曰吾日三浴噉果飲水不受人施吾行勝沙門行子曹甘食好衣溫襦訛賢非真不如吾道也佛知梵志心之所存告諸沙門曰夫人爲行有二十一惡不得美食好衣志在婬佚志在瞋恚志在愚癡志在睡卧志在疑結謂無應儀志在貢高志在憍慢志在嫉妬志在慳貪志在兇虐無慍隱心志在虛

偽內外相違志在不慙內無愧心志在穢行不自羞
鄙志在彼惡而不自見志在洿言不歎貞良志在交
話讒成二惡志在會鬪不釋兩諍志在無禮自可不
謙志在遂非不受賢諫志在不孝滅慈好逆志好邪
道供奉妖蠱家財虛竭令親困窮不覺非常不歸三
尊美食好衣從欲奢華以斯二十一惡穢亂其心猶
氈汙垢染之爲色萬無益一懷斯衆惡死入地獄餓
鬼畜生其痛難量沙門觀佛明戒棄故自新練情滅
欲內外清淨又如淨氈染卽成色爲衆所觀沙門觀
明行高智足天下供奉衣食殿舍受之無尤施者福

大進行禪定獲溝港頻來不還應儀人亦聞之沙門
雖未得道明佛經義執心端正孝順經教弘慈育物
潤逮羣生恕已安彼視怨若子見女人來待之以妹
若覩窮苦當念地獄餓鬼畜生願令羣生身安意喜
得逢三寶垢除冥滅心淨見明還於本無永康無極
志行如斯美食好衣終始無罪羣生本性貪婬瞋恚
愚癡嫉妬濁中之濁冥中之冥者沙門心開受明癡
垢都寂雖處穢世猶蓮華居夫泥中泥不能汙華受
施無罪夫懷三毒十惡不除恣心從欲諂欺求潤不
奉佛戒寧吞熱鐵飲烓銅斯死須臾穢濁受施死人

太山飲銅食炭其年難計矣梵志前白佛言吾欲去浴有溪名好首夫入中浴者意之穢垢隨水流漂自聞父教言日三浴佛告梵志斯土多溪人入中浴可得獲度苦乎千浴之人可除身垢奈心垢何吾諸沙門斷求念空不願三界心垢寂滅以得淨道汝從何師受法水浴去心垢乎對曰吾父云爾佛言若父得道不對曰不也佛言吾道從心出心端志淨乃得道耳梵志長跪陳白吾向拄杖吐舌但爲狂愚耳今聞佛經心始醒寤猶其中有燈火始今有目矣乞爲沙門願佛哀納佛言若有親報之對曰無親佛言沙門

來卽成沙門已於樹下坐唯二十一事去諸欲念茫然無想卽得應儀道起至佛所以頭面著佛足言今盲者得視狂病得愈佛言斯道佳耶汝道佳乎對曰衆道皆邪唯佛道正佛告諸沙門熟唯二十一事道可得矣諸沙門聞經歡喜作禮而退

佛說孫多耶致經

佛說父母恩難報經

後漢沙門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父母於子有大增益乳哺長養隨時
將育四大得成右肩負父左肩負母經歷千年更使
便利背上然無有怨心於父母此子猶不足報父母
恩若父母無信教令信獲安隱處無戒與戒教授獲
安隱處不聞使聞教授獲安隱處慳貪教令好施勸
樂教授獲安隱處無智慧教令黯慧勸樂教授獲安
隱處如是信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

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教信法教授獲
安隱處諸法甚深現身獲果義味甚深如是智者明
通此行教令信聖衆如來聖衆其清淨行直不曲常
和合法法成就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
就解脫見慧成就所謂聖衆四雙八輩是謂如來聖
衆最尊最貴當尊奉敬仰是世間無上福田如是諸
子當教父母行慈諸比丘有二子所生子所養子是
謂比丘有二子是故諸比丘當學所生子口出法味
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佛說父母恩難報經

佛說新歲經

東晉沙門竺曇無蘭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八萬四千人俱舍利弗目連等前後圍繞聽佛說經佛處大會猶如須彌衆山之王獨峻高顯如月盛滿照于羣星威光唯景如紫金耀於是場地皆作金色卓然特異巍巍無侶於時世尊與比丘衆俱清淨無量如日如雲終竟三月以至新歲諸比丘衆寂然憺怕一心自思念於道定無有異想於是賢者阿難卽從座起偏袒右臂右膝著地長跪叉手前自歸佛

足以偈歎曰

佛尊所以來 遊此以濟護 三月處於斯

祇樹孤獨園 所願以具足 今正是其時

導師無等倫 應宣布新歲

於時世尊聞阿難說偈歎誦至真寂坐一面告賢者
大目犍連汝往詣三千大千世界幽閑山谷峻頂石
室悉遍聲告諸比丘衆始進舊學逮諸未悟悉使來
會於斯祇樹所以者何如來以到欲立新歲時大目
犍連踊在虛空承佛聖旨而發洪音告于三千大千
世界其大響中自然演偈而說頌曰

仁等所以處 林藪山石間 新歲時已到
心所願當成

時諸比丘所在遊居三千大千世界聞斯偈告各以
神足若干方便變現其身到祇樹園行詣佛所受立
新歲并在佛邊合集弟子各從異方他土來者一時
都會凡八十萬四千億姪欲受新歲彼時世尊告賢
者阿難汝往擊于犍椎時今已到阿難受教即從座
起而搥犍椎聲徧佛土一佛大國地獄餓鬼畜生聞
犍椎音承佛威神一切諸病苦毒悉除皆得安隱於
時世尊以淨梵音告諸比丘汝等宜起行舍羅籌各

相對悔過自責相謝衆失所犯非法各忍和同淨身
口心令無餘穢時諸比丘卽受佛教各從座起在世
尊前各各相謝懺悔所失訖還復坐其本位佛時見
衆各還位坐佛垂慈愍因從座起而自叉手向諸比
丘言諸比丘衆當和心相向向汝悔過所以者何我
身口意儻相違失雖無上尊如來至真無有誤失闕
漏之業心不放逸不失智慧無所貪慕不毀禁戒於
諸聲聞緣覺中尊德超諸天世間人民三界最長而
無等侶又諸比丘言若種姓出家學道修沙門法心
性各異志操不同在斯佛業當可施行宜奉訓誨不

得違犯所以者何若有比丘處於聖衆建立新歲身
行各異心念不同而懷諛諂計彼此丘不受真正不
應具戒所以者何身口意淨乃善真正受佛具戒心
抱恭恪順上中下不爲慢恣慙愧下意乃應法戒所
以者何如是行者無有怨憎不爲結恨觀古今法無
有憤亂建立新歲亦無瞋恚自大之心所以者何戒
禁清淨造立新歲建立最大戒不清淨非佛弟子猶
如死人屍形在地棄捐塚間天上世間諸天人民各
齋良藥神呪好術愍念療之不能使活如是比丘毀
犯禁戒正使入衆若干新歲不能自救建成新歲所

以者何是人毀戒會歸自然因還獲報地獄餓鬼畜
生苦毒酸楚無量汝勤愼之佛說是法已卽從座起
離于草蓐尋時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筌篲妓樂
不鼓自鳴天於虛空雨衆名香而散雜華佛說是戒
法品時告比丘衆時諸比丘各在本座以佛聖真威
神之誨功勳光明皆以普周各自起立心不復樂在
於常坐山巖樹下唯是爲欲各從座起稽首佛足口
自白言一切諸法皆從佛受聖則道本爲一切護慈
愍之目最尊殊特聖德無上超絕無侶巍巍堂堂宣
布道化於時如來遷延尊位懺謝聖衆矜愍天下還

就草蓐佛適復座聖衆亦然各就故位復坐如法爾
時世尊見歲時到愍念諸會在此丘前三白令竟所
立畢訖五比丘從座起建立新歲適立新歲一萬比
丘得成道跡八千比丘得阿羅漢虛空諸天八萬四
千咸見開化皆發無上正真道意講說經法不可計
數衆生之類建立三乘今佛慈哀枉屈至尊處在衆
坐度脫危厄十方蒙濟於時難頭和難龍王各捨本
居皆持澤香栴檀雜香往詣佛所至新歲場歸命於
佛及與聖衆稽首足下以栴檀雜香供養佛及比丘
僧便以斯偈而歎頌曰

其在於山巖 坐於蔭樹下 若遊於大海

而懷饑餓恨 來坐立新歲 億載衆生集

供養悉奉佛 得成甘露門

於時海龍王齋赤真珠化作上妙交露閣帳廣長四
百里紫金紺琉璃而共合成手執擎持行虛空中出
龍宮上從交露閣入味水池流清灑地供養如來及
比丘衆以交露閣貢上大聖及比丘僧以珠璆瑤散
佛聖衆卽說偈言

清淨如虛空 等一自然無 禁戒最清淨

踰珍妙明珠 無央數衆輩 坐在於大會

悉供養安住 及諸聲聞衆

爾時十方諸菩薩天龍神王各從十方面而來合會
化作若干奇妙供具供養世尊及比丘衆稽首歸命
諮受經典各復如是等無有異咸來稽首皆發無上
正真道意於是天人各各發心供養世尊及諸聖衆
以偈歎曰

其心已清淨 第一無思議 聖衆最尊長

在於會中坐 去離一切想 善除衆垢穢

今日奉供養 所敬不可議 開化掌衆難

一切諸塵勞 其戒禁清淨 猶寶明月珠

常心思惟正 斷衆結瞋恨 今離垢尊

合會立新歲 誨心難調化 遵行猶太山

消礙常行法 佛安立新歲

時諸天人說是偈已稽首佛足忽然不現各歸本宮而各欣悅以法自娛於時世尊顯大陰涼衆寶交露以布聖衆便說此偈

其戒最清淨 所行甚難逮 今日以樂施

覆徧立新歲 貢上安住子 護戒甚清淨

如鵬愛其毛 佛威護新歲

佛告諸比丘今佛世尊雖新歲一年一會修行法則

清淨道護嚴身口意三事無穢奉行十善四等大度
蠲除六情三毒五蓋十二牽連淨如日出照於天下
明暉照耀衆冥消索入于道明無上真正一切和同
苦樂無二乃應道法佛於是卽說頌曰

諸佛興出快 說經法亦快 聖衆和同快

和常得安隱

佛說如是諸比丘衆諸天龍鬼神阿須倫世間人民
聞佛所說莫不歡喜作禮而去

佛說新歲經

佛說羣牛譬經

西晉沙門法炬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譬如羣牛志性調良所至到處擇輒
草食飲清涼水時有一驢便作是念此諸羣牛志性
調良所至到處擇輒草食飲清涼水我今亦可敷彼
擇輒草食飲清涼水時彼驢入羣牛中前脚跑土觸
燒彼羣牛亦敷羣牛鳴吼然不能改其聲我亦是牛
我亦是牛然彼羣牛以角觝殺而捨之去此亦如是
若有一比丘不精進修惡法非沙門言是沙門不修

梵行言修梵行亦不多聞常懷邪見威儀不具足行
步來往屈伸俯仰不解著衣持鉢不能延得衣被飲
食牀卧具病瘦醫藥彼若見比丘精進修善法於沙
門中成沙門行修梵行多聞博學而修善法威儀悉
善行步來往屈伸俯仰著衣持鉢不失禮節得衣被
飲食牀卧具病瘦醫藥時惡行比丘便作是念此衆
多比丘精進修善法於沙門成沙門行於梵行成梵
行威儀具足行步來往屈伸俯仰著衣持鉢皆悉備
具是得衣被飲衣牀卧具病瘦醫藥皆已備具我今
可入彼衆中我衣當得衣被飲食牀卧具病瘦醫藥

時惡比丘修惡法無沙門行言是沙門無梵行言修
梵行少聞有諸惡見使入彼衆多精進比丘所欲數
彼威儀禮節行步來往屈伸俯仰著衣持鉢如彼微
妙比丘精進修善法行步來往屈伸俯仰著衣持鉢
便作是言我是沙門我是沙門時微妙比丘皆悉證
知此比丘不精進言精進非沙門言是沙門不修梵
行言是梵行不多聞有諸邪見時諸微妙比丘便擯
出界外汝速出去莫住我衆譬如彼羣牛志性調良
驅出彼驢是故諸比丘非沙門行非婆羅門行當捨
離之諸沙門善行及婆羅門善行當善諷誦持如是

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羣牛譬經

佛說九橫經

後漢沙門安世高譯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便告比丘有九輩九因緣命未盡便橫死一者爲不應飯爲飯二者爲不量飯三者爲不習飯飯四者爲不出生五者爲止熟六者爲不持戒七者爲近惡知識八者爲入里不時不如法行九者爲可避不避如是爲九因緣人命爲橫盡一不應飯者名爲不可意飯亦爲以飽腸不停調二不量飯者名爲不知節度多飯過足飯三者不習飯者名爲不知時冬夏爲至他國郡不知俗宜不

能稍飯食未習故四不出生名爲飯物未消復上飯不服藥吐下不時消五爲熟者名爲大便小便來時不卽時行噫吐噎下風來時制六不持戒者名爲犯五戒殺盜犯他人婦兩舌飲酒亦有餘戒以犯便入縣官或絃死或捶杖利刃所斫刺或辜饑渴而終或以得脫從怨家得手死或驚怖念罪憂死七爲近惡知識者名爲惡知識已作惡便及坐何以故坐不離惡知識故不覺善惡不計惡知識惡能不思惡知識惡人爲入里不時者名爲寘行亦里有諍時行亦里有縣官長吏追捕不避不如法行者入里妄入

他家舍中妄見不可見妄聽不可聽妄犯不可犯妄說不可說妄憂不可憂妄索不可索九爲可避不避者名爲當避慙象慙馬牛奔車蛇虺坑井水火拔刀醉人惡人亦餘若干惡如是爲九因緣輩人命未盡當坐是盡慧人當識當避是因緣以避乃得兩福一者得長壽二以長壽乃得聞道好語言亦能行諸比丘歡喜受

佛說九橫經

音釋

數數

並所角切頻也

售

承呪切賣物去手也

儻

他曩切或儻然之辭也

噉

徒覽切食也

擗毗亦切 鑊渠各切 褥而欲切 訛五禾切 姪姪余切 洑馮切 蓐而欲切 鍵梵語也此云鐘亦云磬又凡法器皆曰鍵 檟胡教切 舩都禮切 擯必刃切 噉都計切與噉同噴鼻也 慙并列切急性也 虺許偉切 舩都禮切 擯必刃切 噉都計切與噉同噴鼻也

依邑黃浦院比丘海光助刻

佛說普達王經入經同卷計字七千九百四

頌開佛慧早證菩提

崇禎五年孟夏月徑山化城寺識

佛說五恐怖世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有五當來恐怖未到未成旦來不久可畏當善思惟以方便遠離之何謂五一者謂後當來比丘身無行無戒意不拘無慧從身自無行無戒意不拘至無慧內彼人爲學至與大戒從其學以師之自可戒自從意自明慧本從上學類至後學者法先頭學如上從後毀律言謗法經真慧所遠比丘是爲第一未來恐怖可畏旦來不久當善思惟方便避之二者謂後

當來比丘身無行無戒意不拘無慧爲彼稱說有藏
寶以非次內無戒違尊令彼學謂從是可到岸爲以
遠流是爲第二未來可畏旦來不久當善思惟方便
避之三者謂後當來比丘身無行無戒意不拘無慧
本無明師受不正法比丘從受法失法律義是爲第
三未來可畏旦來不久當善思惟方便避之四者後
當來比丘身無行無戒意不拘無慧從身無行無戒
意不拘無慧比丘聚會講律說義後語現之在中
語現之在後從是失明就冥不能自覺遠離正法是
爲第四未來可畏旦來不久當善思惟方便避之五

者後當來比丘身無行無戒意不拘無慧從身無行
無戒意不拘無慧世之所造巧言放語悉受意善見
彼誦之必爲悅樂尊所說合十二因緣苦空非常意
解不樂悉捨不受聞彼之說意疑不然亦不悅喜是
爲第五未來可畏旦來不久善哉思惟方便避之佛
說如是

佛說五恐怖世經

佛說弟子死復生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菩薩萬二千人神足弟子五百人俱爾時有賢者優婆塞本奉外九十六種道狀苦禱祠委捨入法奉誠不犯精進一心勤於誦經好喜布施作意忍辱常有慈心暴得疾病遂便命過臨當死時囑其親屬及其父母言我病若不諱之日莫殯殮七日若念我者不違我言遂奄忽如死父母親屬諸家如其所言停屍七日到八日親屬諸家言死人已八日瞑瞑無

佛說弟子死復生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菩薩萬二千人神足弟子五百人俱爾時有賢者優婆塞本奉外九十六種道狀苦禱祠委捨入法奉誠不犯精進一心勤於誦經好喜布施作意忍辱常有慈心暴得疾病遂便命過臨當死時囑其親屬及其父母言我病若不諱之日莫殯殮七日若念我者不違我言遂奄忽如死父母親屬諸家如其所言停屍七日到八日親屬諸家言死人已八日瞑瞑無

所復知當急殞殮父母言雖已日久亦不降脹亦不臭處小復留之以到九日語言未竟死人便即開眼諸家父母大小踊躍歡喜未能動搖諸家共守之至十日便能起坐善能語言衆人問所從來盡見何等言有吏兵來將我去徑到一大城中有大獄獄正黑四面悉以鐵作城城門悉燒鐵正赤獄中繫人身皆在大火中坐上下火燒炙之青烟出或有人以刀割其肉噉食之獄中有王問我言若何等人犯坐何等乃來到是中是中治五逆不孝父母不忠信事其君治諸惡人處若罪何重乃爾答言我小小爲人以來

爲惡人所惑奉事外道少爲世間愚癡殺生祠祀天地飲酒又於市鄣採取財利升斗尺寸欲以自饒會後與善師相得相教作善牽我入佛道中得見沙門道人授我五戒奉行十善自爾以來至于今日不復犯惡恩由明王哀我不及我便叩頭王即起叉手謂我言止止清信之人不應當爾便與我坐便坐王便呼吏問之此乃無上正真弟子汝曹等輩皆當從是人得度以其人壽命自盡時乃當死耳魂神自追隨行往受若生天上天神自當來迎之若生人中人中自當來迎之何得將此尊人來入是五逆之處吏答

王言世間多有是人。不畏王法。不畏四時五行。不拘鬼神。天地無所取錄。不可一二不問也。是人橫行天下。無所拘制。有法師名之爲沙門髡剔頭髮。被服跣跣。以法自大多。將弟子東西南北。無所取錄。移徙葬埋嫁女取婦。不畏四時毀敗。改易不拘。王相是曹輩。人應當治之。王言止。止卿爲了。不解是法也。法服之人。無所貴敬。他所畏難。諸釋梵日月。中王下及帝王。臣民皆所尊奉。尊奉是人。得福無量。使人得道。不得輕慢。是人輕慢是人者。自求罪苦。急案名錄。壽命應盡。未吏白王言。以命錄理之。未應死也。尚有餘筭二。

十以其先小時所犯罪惡。後乃欲作善。是以取之。使其黨輩小復。自下王言。人居世間。少作惡。至于百歲。是輩人罪當復云何。吏言是人。但可以生。不可以死。死便更連延。當受罪苦。痛于劫萬劫。無得解脫。時王曰。其佛弟子有戒精進。不懈怠。爲天神所貴敬。所以爾者。佛以大慈大悲。護心救心。以是四等心。憂念十方天下。一切人民。萬物。蚰飛蠕動之類。佛皆哀傷之。功德流演十方天下。是故佛子。天神地祇。鬼龍皆敬貴之。豈當拘王相四時五行也。佛恩如四海。不可得限量。百億恒水。邊流沙。尚可斗量。盡知其斗數。佛恩。

不可得量也。吏白王言：大王爲奉佛淨戒耶？王曰：坐我不奉佛，故追罪來作此獄。王卿見此獄中，今現有數壽終不受，亦敢當前皆當叉手起往奉迎之。使案其所行善福，福神自來迎取之，未應死者自有護速得除。愈若有人已入正法，後悔乃復還爲外道殺生祠祀邪道惡鬼，見之得便，此則自無護，雖有千歲壽命，當逢九橫無病自死。所以爾者，救護神不祐之如是者，終不得解脫。若持戒比丘及諸弟子，當勤行六事，何等爲六？一者檀波羅蜜，當好布施，無得慳惜；二者尸羅波羅蜜，當護戒慎，莫犯三者；羼提波羅蜜，當

忍辱，竿意、心口莫瞋恚；四者毘梨耶波羅蜜，當勤精進，莫懈怠；五者禪波羅蜜，當一心定意，莫放逸；六者般若波羅蜜，當勤作經上口誦，誦當曉漚，恕拘舍羅是爲六事。菩薩求道之本，復有六事：一者眼二者耳三者鼻四者口五者身六者意，人欲求道蒙福，當護是六事。護眼莫著色，護耳莫著聲，護鼻莫著香，護口莫著味，護身莫著細滑，護意莫著愛欲，是爲護六事。當復減三事，何等爲三？一者姪，洸二者瞋，恚三者愚癡，是爲三毒。當復減五事，何等爲五？一者痛痒二者思想三者生死四者識五者愛欲，是爲五陰。復有六

衰何等爲六衰一者眼爲色衰二者耳爲聲衰三者鼻爲香衰四者口爲味衰五者身爲細滑衰六者意爲法衰是爲六衰五陰六情三毒合爲身中二十事常在人身中道人行道常當斷絕是二十事不能禁絕是二十事當墮人著罪中六情不絕當墮十八泥犁中五陰不絕當展轉五道中三毒不絕當入三惡道中若善男子善女人禁制持戒身中二十事如鏡之去垢清淨無穢内外照明者天下千百億萬人有
一人是佛弟子不更言實自無有王曰如是觀之知佛功德大巍巍淵泓堂堂乎如巨海不可當也吏白

王言誠如天王所言小吏罪之所致不別真僞請得遣之還王曰善吏便辭謝人使自還去人便如從高墮下燿然如甦便得生活父母便以車載詣祇洹以白佛佛便呼人問其所以見所言答佛便笑五色光從頂上出繞身三匝還從齋入阿難便整衣服以膝著地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笑當有意願爲衆僧廣說其義佛言阿難諦聽受衆會阿難受教而聽佛言是聞閻浮利天下爲五逆惡世子不孝父臣不忠君夫妻相欺欺上調下人民很戾少有義理輕慢無節強梁陵弱富富相從貧困守窮貪利慳惜無有慈心

但欲勝人四王相守鬼惡神伺取其便犯者則死覓
神展轉隨行往受當作餓鬼畜生地獄楚毒痛掠笞
斫湯鑊燒煮若有餘微微之福得上生天當在第六
魔天薄福短壽不受法教雖得作人當作下賤奴婢
或作牛馬畜生驢騾駝象虎師子鳥獸蟲蛾困苦
巨言百劫千劫萬劫無得解脫時適生便病或時即
死若得爲人六情不具癰殘聾盲瘡癰如是困苦無
極今是世上有一人知世間有佛聞經法得見比丘
僧有善心好意恭敬慈心捐九十六種道來入正法
自惟自剋奉受五戒修行十善以滅十惡爾時有一

人皆是惟衛佛時得道人功德同是人其有百劫
劫萬劫之罪皆悉滅盡其人壽終已後不復更見三
惡道中假有所犯當追罪輕重詣地獄王見之永毛
當豎敬仰其人帝王人民一切莫不尊奉雖未得道
功德隆赫天人龍鬼莫不稱歎佛語阿難我般泥洹
後世人多不敬法喜自貢高自大輕憊於人薄賤正
法毀諸比丘不與分衛罵詈瓦石擊之無所拘畏是
曹輩人皆從魔界中來生爲人故復惡如是其信樂
佛法則是上古先世時佛上足弟子能知真僞隨奉
正法受持經戒復滅二十事皆悉諸菩薩摩訶薩非

凡人也人生當有死無有不死者持戒善人不惜身
命但念大慈大悲拯濟一切爲衆人作唱導菩薩不
懼生死之變入生死度生死入地獄說經戒止惡爲
善入餓鬼爲說布施入畜生爲說婬泆亡人身上天
生爲教諸天人中爲作法要爲善人作地獄行則有
地獄想人作畜生行則有畜生想人作天人行則有
天人想人作餓鬼行則有餓鬼想人作人行則有人
想一切萬物皆無所有但依形作名便有思想今是
賢者眼所見其證分明於出生以得爲人有福德奉
正法何不努力可自致得佛尊貴何爲作勤苦之業

身當自往受之悔有何益佛語阿難法之欲與世生
善人法之欲衰惡人衆多善相告語各加勤精進經
戒爲憂一切無常無常力大佛不常住於世努力勤
之既以自度復能救度一切人非人諸比丘汝曹當
及我在世當努力莫言佛常在今不努力後悔何益
今以死人者名見諦見諦聞佛說經父母諸家皆得
阿羅漢道諦即得阿惟越致堅住不復動轉諸比丘
及諸菩薩大弟子天龍鬼神聞經莫不歡喜皆前爲
佛作禮而去

佛說弟子死復生經

音釋

殞殞

殞必刃切殞力驗切殞猶安厝也

竿

側革切壓也

漚愁拘舍羅

梵

也此云方

燿

虛郭切與霽同雲消貌

調

文紡切誣也

掠

離灼切打也

答

便想音和

癰

力中切老病也

佛說懈怠耕者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祇竹園中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及衆菩薩俱時佛從羅閱祇欲詣舍衛諸菩薩導前釋梵被服又見身體如四天王諸比丘僧悉從佛後諸天龍神在上供養去城不遠時有一人在田耕種遙見如來弟子侍從端正殊好威神巍巍容貌殊好如星中月奇相衆好金光從容三十二相皆出衆好遙見世尊心便歡欣欲往詣佛稽首作禮資受法誼佛世難值時時一現退自念言耕地未竟

下種未畢須後閑時乃當見佛時佛知心發此懈怠
世尊便笑五色光光從口出照十方境界安隱五道
皆乘光來集會佛所地獄休息餓鬼飽滿畜生思善
人民求度諸天龍神來聽道法賢者阿難解了七應
誼法時節身與他人即詣佛所長跪叉手白佛言何
因笑既笑會當有意佛告阿難汝見犁者不對曰已
見佛言是人從維衛佛已來九十一劫於是耕種每
一見佛常自懈怠選軟復後忽忽耕種生死罪法不
識法犁種無極田已過六佛不得蒙度於今見我適
發好心即便變悔欲故懈怠樂種罪根時人遙聞棄

耕及田來詣佛所稽首佛足悔過自責愚癡無知罪
過甚重願見愍傷原其罪過蒙冥抵突懈怠來久惟
見原恕濟脫生死佛言善哉卿能覺者於法有益終
不爲損佛爲說經示懈怠之垢精進之利踊躍歡喜
立不退轉諸天龍神無央數千皆發無上心正眞道
意以故學道常當精進莫爲懈怠死轉生死佛說如
是賢者阿難諸天龍神阿須倫聞經歡喜作禮而退
佛說懈怠耕者經

佛說辯意長者子所問經

元魏沙門釋法場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沙門俱菩薩萬人爾時世尊與無央數大衆共會圍遶說法時舍衛城中有大長者子名曰辯意與五百長者子各有五百侍從來詣佛所前以頭面著地爲佛作禮却坐一面於是辯意長者子察衆坐定承佛威神即從座起整衣服儼然而前爲佛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欲有所問惟願世尊慈悲敷演世尊至真三界無上道德神化濟度群萌敷演權道令衆

佛說辯意長者子所問經
元魏沙門釋法場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沙門俱菩薩萬人爾時世尊與無央數大衆共會圍遶說法時舍衛城中有大長者子名曰辯意與五百長者子各有五百侍從來詣佛所前以頭面著地爲佛作禮却坐一面於是辯意長者子察衆坐定承佛威神即從座起整衣服儼然而前爲佛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欲有所問惟願世尊慈悲敷演世尊至真三界無上道德神化濟度群萌敷演權道令衆

得所當來之世五濁鼎沸三毒熾盛以此相燒無尊
無卑毒心相向若當臣王以貪國位興師相伐身死
名滅當爾之時災及小民若佛弟子四輩之衆蒙佛
遺恩得爲道名外著法服內懷嫉妬無有敬順轉相
誹謗揚惡遏善貢高非彼如此人輩皆是地獄餓鬼
畜生之分利一時之榮不知後世數劫之殃當以何
法而勸化之唯願世尊具示教化使將來之人可蒙
此福得離三塗永處福堂佛言善哉善哉辯意長者
子乃於佛前作師子吼有所發起開化一切當來愚
闇兇惡之人得蒙是義快如此乎所欲問者莫得疑

難如來當爲分別說之長者子辯意白佛言人何因
緣得生天上復何因緣來生人中復何因緣生地獄
中復何因緣生餓鬼中復何因緣生畜生中復何因
緣得生尊貴爲人所敬復何因緣生奴婢中爲人所
使復何因緣生庶人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爲人所
譽不被誹謗復何因緣得生人中常被誹謗爲人所
憎形醜醜惡身意不安常懷恐怖復何因緣所生之
處常與佛會聞法奉持初不差違遭遇知識逮得好
心若作沙門常得所願所問如是唯願世尊分別解
說令此衆會得聞正教願使一切得濟彼安佛告長

者子辯意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解說要妙
有五事行得生天上何謂爲五一者慈心不殺群生
悉養物命令衆得安二者賢良不盜他人財物布施
無慳貪濟諸窮乏三者貞潔不犯外色男女護戒奉
齋精進四者誠信不欺於人護口四過無得貪欺五
者不醉酒不過口行此五事乃得生天爾時世尊以
偈頌曰

不殺得長壽	無病常鮮肥	一切受天位
身安光影至	不盜常大富	自然錢財寶
七寶爲宮殿	娛樂心常好	男女俱不淫

身體香潔淨	所生常端正	德行自然明
-------	-------	-------

不欺口氣香	言語常聰明	談論不謬吃
-------	-------	-------

所說衆奉用	酒肉不過口	無有悞亂意
-------	-------	-------

若當所生處	天人常奉侍	若其壽終後
-------	-------	-------

二十五神迎	五福自然來	光影甚煒燁
-------	-------	-------

佛告辯意復有五事行得生人中何謂爲五一者布
施恩潤貧窮二者持戒不犯十惡三者忍辱不亂衆
意四者精進勸化無有懈怠五者一心奉孝盡忠是
爲五事得生人中大富長壽端正威德得爲人王一
切敬侍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布施得大富 錢財而自然 所生常尊貴
輒得父餘財 持戒常完具 奉受三尊教
進心不犯惡 便得壽命長 忍辱不亂衆
瞋恚不犯人 撻打不還報 生處常端正
精進不懈怠 常念奉持行 所生輒豪強
得爲一切將 一心不退轉 中信念返復
奉事諸尊長 所生無艱難 若行此五事
轉得爲人王 財力色端正 自然勇猛將
佛告辯意復有五事行死入地獄億劫乃出何謂爲
五一者不信有佛法衆而行誹謗輕毀聖道二者破

壞佛寺尊廟三者四輩轉相謗毀不信殃罪無敬順
意四者反逆無有上下君臣父子不相順從五者當
來有欲爲道者已得爲道便不受師教而自貢高輕
慢誹師是爲五事死入地獄展轉地獄無有出期爾
時世尊以偈頌曰

世間愚癡人 不信佛法衆 愚意欲毀壞
言佛無有神 眼見善惡事 故作衆罪行
神祠而壞之 利少得罪多 末世諸四輩
含毒懷嫉妬 名利故相毀 不知後罪重
世間諸惡人 父子惡相加 財寶利名故

無有敬順意 當來諸惡人 已得爲沙門
不奉受師教 死受罪不輕 行此五事者
其罪不可說 億劫地獄中 諸佛不能救
復次長者子又有五事行墮餓鬼中何謂爲五一者
慳貪不欲布施二者盜竊不孝二親三者愚癡無有
慈心四者積聚財物不肯衣食五者不給父母兄弟
妻子奴婢是爲五事墮餓鬼中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慳貪不布施 私竊不養親 藏積恐亡遺
無慈於老人 妻子及奴婢 一皆不給與
坐守財物死 餓鬼甚爲苦 身不見衣裳

腹大咽如針 東西行求食 洋銅灌其咽

不欲得飲之 擘口強令咽 一口入腹中

肝肺腸胃爛 如是之勤苦 經歷數萬年

罪畢乃得出 生爲貧賤人

復次長者子又有五事作畜生行墮畜生中何謂爲
五一者犯戒私竊偷盜二者負債抵而不償三者殺
生以身償之四者不喜聽受經法五者常以因緣艱
難齋戒施會以俗爲緣是爲五事墮畜生中爾時世
尊以偈頌曰

常私竊盜人物 負錢財抵不償

喜殺生獵斂網

作俗緣不法會

無誠信不知道

去來事今現在

作衆罪不自覺

稍稍積墮畜生

牛馬象驢駱駝

猪羊犬不可數

常負重死剥皮

如是苦甚巨當

復次長者子又有五事得爲尊貴爲人所敬何謂爲
五一者布施周惠普廣二者敬禮佛法三寶及諸長
老三者忍辱無有瞋恚四者柔和謙敬五者博聞多
學諷誦經戒是爲五事得爲尊貴衆人所敬爾時世
尊以偈頌曰

布施常等心

普濟令衆安

色力壽無病

親厚皆蒙恩

敬佛三寶者

禮事諸尊長

所生爲尊貴

常得一切禮

忍辱無瞋恚

生輒得端正

衆人見歡喜

視之無厭足

心調能柔和

謙虛而敬順

學問誦習經

乃爲人中尊

復次長者子又有五事常生卑賤爲人奴婢何謂爲
五一者傲慢不敬二親二者剛強無恭恪心三者放
逸不禮三尊四者盜竊以爲生業五者負債逃避不
償是爲五事當生卑賤奴婢之中爾時世尊以偈頌

曰

若有愚騃人 僑慢於二親 又無恭恪心
後生轉卑賤 三尊不禮事 剛強於尊老
無慈孝於人 生輒爲奴婢 放心恣其意
盜竊人財物 負債不欲償 後生奴婢中
衣食仰於人 走使不自在 功力償其主
罪畢乃得出

復次長者子又有五事得生人中口氣香潔身心常
安爲人所譽不被誹謗何謂爲五一者至誠不欺於
人二者誦經無有彼此三者護口不誹謗聖道四者

教人遠惡就善五者不求人之長短是爲五事生於
人中口氣香潔身意常安爲人所譽不被誹謗爾時
世尊以偈頌曰

恭敬於三尊 不慢老二親 至誠不欺詐
是行人所敬 護口不誹謗 等心於一切
勸人遠惡行 誦習念經法 世人不僑慢
相敬如父母 遏惡揚善者 如是得佛疾
復次長者子又有五事若在人中常被誹謗爲人所
憎形體醜惡心意不安常懷恐怖何謂爲五一者常
無至誠欺詐於人二者大會有說法者而誹謗之三

者見諸同學而輕試之四者不見他事而爲作過五者兩舌鬪亂彼此是爲五事若在人中常被誹謗爲人所憎形體醜惡心意不寧常懷恐怖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欺詐迷惑衆	常無有至誠	心口所作行
令身受罪深	若生地獄中	鐵鈎鈎舌出
洋銅灌其口	晝夜不解休	若當生爲人
口氣常腥臭	人見便不喜	無有和悅歡
常遇縣官事	爲人所譏論	遭逢衆厄難
心意初不寧	死入地獄中	出則爲畜生

展轉五道中 不脫衆苦難

復次長者子又有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衆會初不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門即得所願何謂爲五一者身奉三寶勸人禮事二者作佛形像當使鮮明三者常奉師教不犯所受四者普慈一切與身正等如愛赤子五者所受經法晝夜諷誦是爲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衆會初不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門即得所願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奉敬三尊者	教化勸禮事	作佛形像好
奉諸師尊教	當視一切人	與身等無異

彼我悉平等 行是會佛前 晝夜當學問

智慧是大寶 開悟諸盲冥 普使知道真

於是長者子辯意聞佛說五十事要法之義欣然歡喜逮得法忍五百長者子皆得法眼淨又諸會者各得其志於是辯意從座而起爲佛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善哉世尊快說是法乃令會者各得其所復使將來濟度厄難唯願世尊過於貧聚及諸衆會俱來明日日中屈於舍食爾時世尊默然而許諸長者子爲佛作禮歡喜而去辯意到舍白父母言今所請者人中難有名曰如來無上法師三界無比便告其妻

令設飲食即具殽饌明日世尊與諸大衆往到其舍就坐儼然時辯意長者子與父母眷屬前禮佛足各自供侍辯意起行澡水敬意奉食下食未訖有一乞兒前歷座乞佛未呪願無敢與者徧無所得瞋恚而出便生惡念此諸沙門放逸愚惑有何道哉貧者從乞無心見與長者迷惑用爲飯此無慈愍意吾爲王者以鐵輞車轢斷其頭言已便去佛嗟嘆訖有一乞兒來入乞句座中衆人各各與之大得飯食歡喜而去即生善念此諸沙門皆有慈心憐吾貧窮施食充飽得濟數日善哉長者乃能供事此等大士其福無

量吾爲王者當供養佛及衆弟子乃至七日之中當
報今日饑渴之恩言已便去佛食已訖說法即還精
舍之中佛告阿難從今已後觀訖下食以此爲常時
二乞兒展轉乞匄到他國中卧於道邊深草之中時
彼國王忽然崩亡無有後繼時國相師明知相法識
書記曰當有賤人應爲王者諸臣百官千乘萬騎案
行國界誰應爲王顧見道邊深草之中上有雲蓋相
師占曰中有神人即見乞兒相應爲王者諸臣拜謁
各各稱臣乞兒驚愕自云下賤非是王種皆言應相
非是強力沐浴香湯著王者之服光相儼然稱善無

量導從前後迴車入國時惡念者在深草中卧寐
覺車轢斷其頭王到國中陰陽和調四氣隆赫人民
安樂稱王之德爾時國王自念昔者是窮之人以何
因緣得爲國王昔行乞食得蒙佛恩大得飯食便生
善念得爲王者當供養佛乃至七日佛之恩德今已
果之即召群臣遙向舍衛國燒香禮拜即遣使者往
請佛言蒙世尊遺恩得爲人王願屈尊神來化此國
愚冥之人得見教訓於是許之佛告諸弟子當受彼
請佛與諸弟子無央數衆往到彼國時王出迎與諸
羣臣稽首佛足燒香散華妓樂供養佛入宮中即以

就座王起行水供養飯食須臾已訖爾時國王爲佛作禮前白佛言我本是小人有何福行得享斯位願佛解說今此國人蒙得開曉佛告王曰往日舍衛城中有長者子名曰辯意施設大檀請佛及僧時佛坐定下食未嚙有一乞兒來入欲乞一無所得瞋恚而出惡念生曰若我爲王以鐵輶車轆斷其頭一人後來乞何大得而出即生念言若我爲王供養斯等聖衆之僧七日之中時善念者今王是也時惡念者卧深草中王受正位廻車入國車騎侍從轆斷其頭死入地獄爲火車所轆億劫乃出王今請佛報誓過厚

世世受福無有極已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人心是毒根 口是禍之門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罪殃 不念善惡人 身自作受殃

意欲害於彼 不覺車轆頭 心爲甘露法

令人生天上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福德

有念善惡人 自作安身本 意念一切善

如王得大位

是時國王聞經歡喜舉國臣民得須陀洹道供養佛七日之後佛於是去王及臣民爲佛作禮歡喜而別於是世尊還到舍衛祇樹精舍賢者阿難正衣服從

座而起爲佛作禮長跪白佛言世尊當以何名斯經
云何奉持之佛告阿難是經名曰辯意長者子所問
當奉持之一名諸法要義佛復告阿難若善男子善
女人有行斯經奉持讀誦宣傳後世令人受持者是
人如持佛身福無有異誦斯經者當爲彌勒佛所授
記如來廣長舌所語無有異佛說經已時諸天龍鬼
神四輩弟子聞經歡喜爲佛作禮

佛說辯意長者子所問經

音釋

謔吃

謔居偃切吃居乙切謔言謔難也

擘博陌切

鉞

語居切與漁同

捕魚也恪苦各切駮王駮切

敬謹也

無垢優婆夷問經

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住舍婆提城寂靜宮殿重閣
講堂爾時無垢優婆夷賢優婆夷等諸優婆夷往詣
佛所到佛所已頭面禮足禮佛足已退坐一面爾時
世尊即告無垢優婆夷言汝優婆夷不放逸行懈怠
以不優婆夷言我不懈怠不放逸行佛告無垢優婆
夷言汝常云何不懈怠耶又汝云何不放逸行無垢
優婆夷白佛言世尊我常早起掃佛塔地掃已塗治
四廂四處清淨塗已散華燒香如是供養然後入房

既入房已次復入禪修四梵行不離三歸受持五戒
常恒如是我不懈怠不放逸行無垢優婆塞作是語
已復白佛言世尊我今未知掃佛塔地所有善根得
何福報四廂塗治所有善根得何福報散華燒香供
養佛塔所有善根得何福報禪四梵行三歸五戒所
有善根得何福報唯願世尊爲我解說佛告無垢優
婆夷言掃佛塔地得五福報何等爲五一者自心清
淨他人見已生清淨心二者爲他所愛三者天心歡
喜四者集端正業五者命終生於善道天中無垢當
知掃佛塔地福報如是無垢當知若人信佛作圓輪

形塗佛塔地散華燒香如是供養我說彼人身壞命
終生弗婆提富樂自在於彼壽終生化樂天無垢當
知若人信佛作半月形塗佛塔地散華燒香如是供
養我說彼人身壞命終生瞿陀尼富樂自在於彼壽
終生兜率天無垢當知若人信佛於佛塔邊四方塗
地散華燒香如是供養我說彼人身壞命終生鬱單
曰富樂自在於彼壽終生跋摩天無垢當知若人信
佛作人面形塗佛塔地散華燒香如是供養我說彼
人身壞命終生閻浮提富樂自在壽終生於三十三
天無垢當知此塗塔地散華燒香所有善根果報如

是無垢當知若人入禪修四梵行歸佛法僧受持五
戒我說彼人無量無數善根福報無窮無盡後得涅
槃無垢當知若人歸依聲聞緣覺修集戒聚不能如
是無盡涅槃何以故受持五戒禪四梵行所得果報
唯除涅槃更無處受以福多故世尊爾時如是說已
無垢優婆夷心生疑念默而無言爾時世尊知心念
已即從面門出廣長舌徧覆自面二耳二眼并二鼻
已徧覆虛空覆虛空已還攝入口攝入口已復語無
垢優婆夷言汝頗曾見妄語之人兩舌惡口綺語之
人有如是色舌相以不爾時無垢優婆夷既聞是語

從座而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未曾見也有實語者
未有此舌況妄語人唯除如來應正徧知無始已來
常實語故得如是舌爾時無垢優婆夷知佛實語離
疑心喜以偈讚曰

我於千億劫 不曾憶念見 如是勝法寶
不憶曾供養 我今日得見 如是世間燈
既如是見已 得聞第一法

爾時世尊偈答無垢優婆夷曰

汝聞已成聖 此真勝法寶 清淨寂靜法
得入涅槃城

世尊說已無垢優婆夷心大歡喜比丘比丘尼優婆
塞優婆夷一切衆會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說
已讚言善哉

此經人天因 亦是涅槃道 行者向人天

亦趣涅槃門 譯此經功德 普施諸衆生

願速修因道 得人天涅槃

無垢優婆夷問經

金壇居士王鏡施資刻

佛說五恐怖世經五經同卷 計字八千七百

九十六箇該銀四兩五錢七分五厘以資

先嚴霽宇府君冥福

新安釋如淨對長洲徐普書涇縣徐延曼刻

萬曆甲寅歲夏六月徑山化城識

佛說耶祇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迦奈國中有婆羅門大富姓名
耶祇本事九十六種外道以求福祐聞人事佛得富
貴長壽安隱度脫生死受福不入三惡中不更勤苦
耶祇自念我不如捨置外道當奉事佛因詣佛所以
頭面著地爲佛作禮長跪白佛言我本愚癡無所識
知實聞佛道恢弘大慈普濟佛天上天下人中之尊
無不安隱者我今欲捨置所事外道歸命於佛願佛
哀我當受教誡佛言若今所言大善熟自思之而止

惡爲善者何憂不得安隱耶祇白佛言今以我所事
非真故歸命於佛當哀愍我曹去濁穢之行受佛清
淨決言若審爾者大善耶祇便前受五戒一不殺生
二者不盜三者不姪四者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五
不飲酒三自歸已起遶佛三匝持齋七日而去自是
之後行到他國見人殺生射獵盜人財物耶祇便欲
隨之見好色女人心意貪之見人是不是便論道之
見人飲酒醉亂便欲追之心不安定便欲悔之自念
我不能事是佛法終當還佛五戒卽詣佛所叩頭白
佛言我前從佛受五戒多所禁害不得從我本意今

自思惟欲罷不能事佛佛法尊重非我所能奉事當
可得還五戒不於佛意當可爾不佛默然不應言未
絕口中便有自然鬼神持鐵椎擊耶祇頭拍之復有
鬼神解脫其衣復有鬼神以鐵鉤就口中拔取其舌
有姪女鬼神以刀探割其陰有鬼神洋銅沃其口中
前後左右皆諸鬼神競來分裂其肉如是耶祇眼目
睜吒面如土色自然之火燒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
得鬼神持之甚急佛見之如是哀愍念之因問耶祇
若今者當云何耶祇口噤不能復語但舉手自搏從
佛求哀佛便放威神鬼神皆怖而走耶祇便得甦息

更起叩頭前白佛言我心中有是五賊牽我入惡罪
中出是惡言今受其罪自我所爲違負佛言願佛哀
我佛言自若心口所爲當咎阿誰耶祇白佛言從今
日以往當自改更奉持五戒歲三齋月六齋燒香然
燈供事三尊身口意不敢復犯佛言如是大善自若
眼目所見身體所更自作自得作善得善心念不善
得不善佛者法中之師教人去惡爲善後長得度脫
諸天及人民愚癡者皆使智慧不更勤苦從今已往
改更修善莫得聽心意所爲誤人之本佛說經已耶
祇心意開解卽得須陀洹道歡喜而去耶祇歸家卽

勅舍中大小皆詣佛所受五戒歲三齋月六齋耶祇
便捨家剃頭鬚被袈裟從佛作沙門遂得阿羅漢道
佛說耶祇經

嘗熟信士毛鳳苞捐資刻

佛說耶祇經全卷

東塔寺釋道源

東湖信士戈汕

同對

崇禎壬午孟秋虞山華嚴閣識

經一卷
共字九百五十一

簡
計寫銀三分八厘

計刻銀三錢三分

三厘
共板二塊

計工價銀八分

長洲徐大任書
漂水楊可澮刻

經年卿何等人反來問我各自委去佛卽時笑以足
指挑石手受之挑置空中復以手受住之於地佛便
放光明現相好九億人見佛威神莫不震悚皆叩頭
言吾等愚癡不別真僞將何神天佛言我是佛也人
民間言佛用何等力能舉此石答言我以四力舉此
石何等爲四一爲精進力二爲忍辱力三爲布施力
四爲父母力何等爲精進力謂不殺盜姪欺廣陳經
法開導人物未曾懈怠是爲精進力何等爲忍辱力
敢有殘害毀辱加惡於我我心如地無所不受是爲
忍辱力何等爲布施力謂以國土珍寶妻子頭眼悉

以施人意無恨悔是爲布施力何等爲父母力謂受
父母身體哺乳育養之恩或從地積珍寶上至二十
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是爲父母力人民復
問言盡復有何等力佛言復有四力何等爲四謂生
老病死是爲四力復問言佛當常住於世不佛言我
亦當般泥洹人民言佛乃神聖相好金色當世希有
猶尚般泥洹何況我曹王及臣民九億人同時意解
乞受五戒十善歸命三尊結解垢除卽得須陀洹道
阿難整衣服爲佛作禮白言是王及與九億人皆有
何功德今聞經卽得解疾佛言乃昔俱留先佛時王

及國中九億人同時立志或受五戒十善者或持齋者或然燈者或燒香散華者或誦誦經者或聽經者今故來會聞經卽解諸比丘歡喜前爲佛作禮
佛說末羅王經

嘗熟信士毛鳳苞捐資刻

佛說末羅王經全卷

東塔寺釋道源

東湖信士戈汕

同對

崇禎壬午孟秋虞山華嚴閣識

經一卷
共字八百六十四
箇
計寫銀三分五厘
計刻銀三錢零三
厘
板一塊
計工價銀四分
長洲徐大任書
深水楊可滄刻

佛說摩達國王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祇竹園中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有國王號名摩達王時當出軍征討選國中人民數百萬人皆應赴從時有比丘已得羅漢道到其國分衛並見錄將詣王宮門王有馬監令比丘養視官馬勤苦七日王後身自臨視軍陣比丘見王卽於其前輕舉飛翔上住空中現其威神王便恐怖叩頭悔過我實愚癡不別真僞推問國內誰令神人爲是者今當有所治殺比丘告王言非王及國人過也

自我宿命行道常供養師我時爲師設飯師謂我言
且先澡手已乃當飯我愚癡心念言師亦不養官馬
何故不預澡手師卽謂我言汝今念此輕耳後重如
何我聞是語便愁憂師知其意便念言我會當泥洹
何故令人嫌耶卽以其夜三更時般泥洹從來久遠
各更生死今用是故受其宿殃養馬七日夫善惡行
輒有殃福如影隨形王聞比丘說罪福意解歡喜乞
得歸命於神人比丘告言卿當自歸於佛佛爲三界
歸王及國人民皆隨比丘到佛所稽首爲佛作禮受
五戒作優婆塞佛便爲王及人民現相好威神光曜

天地復爲說無常苦空王於是便得須陀洹道國中
人民皆受五戒十善歸命三尊月月齋戒以爲常法
阿難整衣服作禮白佛言是王及國中人民見佛聞
經卽解何以故佛言乃昔摩文佛時是比丘作沙門
王時爲優婆塞淨意供養三日令我所在處常得其
福今已得度世之道今來會此聞經便得須陀洹道
四輩弟子天龍鬼神聞經歡喜前爲佛作禮而去
佛說摩達國王經

嘗熟信士毛鳳苞捐資刻

佛說摩達國王經全卷

東塔寺釋道源

東湖信士戈汕 同對

崇禎壬午孟秋虞山華嚴閣識

經一卷 共字六百四十七

箇計寫銀二分六厘

計刻銀二錢二分

板一塊 價銀四分

計工價銀四分 深洲徐大任書 水楊可澮刻

佛說旃陀越國王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有國王號名旃陀越奉事婆羅門道王治國政輒任用諸婆羅門王小夫人特見珍重時兼身諸夫人憎嫉之以金賜婆羅門令譖之於王言此人兇惡若其生子必爲國患王聞之甚愁憂不樂問婆羅門言當如之何婆羅門言唯當并殺之耳王言人命至重何可殺之報言若不殺者必有亡國喪身之憂禍不細也王便聽用其言遂見枉殺便葬埋

之兒後於塚中生其母半身不朽兒得飲其乳乃至三年其塚崩陷兒後得出與鳥獸共戲暮卽還塚中宿兒時年六歲佛以普慈念其勤苦與鳥獸同群卽化爲沙門被服往呼問之言汝是誰家子居在何處兒歡喜報言我無家居但栖宿此塚中耳今乞隨道人去佛言汝隨我去何等爲乎兒報言我今善惡終當隨道人佛便將其到祇洹中見諸比丘威儀法則意甚樂之便白佛言我欲乞作比丘佛卽聽之以手摩其頭髮墮袈裟自然著身名爲須陀從佛受尊戒勤意精進心不懈怠七日便得羅漢道佛語須陀從

佛受尊戒拔欲之根本生死得自在今宜往度彼旃陀越王須陀承佛教頭面著地爲佛作禮往到其國住在宮門請見於王臣下白王言外有道人乞欲見王王聞之卽出與相見問言我大有所憂者當如之何道人言何所憂也王言我年已長且欲過時國無續嗣爲之愁憂道人聞王語初不應之獨笑而已王便悲言我與道人語初不答我而反獨笑卽欲治殺之須陀知其意便輕舉飛翔上住空中分身散體出入無間王見其威神變化卽恐怖悔過言我實愚癡不別真僞惟願大神一還令我得自歸命須陀卽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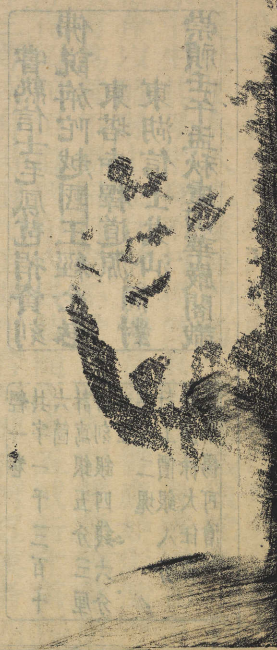
空中下住王前謂王言若能自歸甚善當自歸於佛
佛是我大師三界之尊度脫衆生王便勅群臣嚴駕
當到佛所頭面著地爲佛作禮歸命三尊乞受五戒爲
優婆塞佛告王言欲知比丘須陀者是王昔所用婆
羅門言譖殺兼身者子也母死之後子於塚中生母
半身不朽得飲其乳乃至六年今隨我爲道乃致於
此王聞佛言更恐怖不能自勝佛言昔拘先尼佛世
有國王號名弗舍達王及國中三億人皆隨王供養
三尊時有凡人居貧無業常爲國中富姓賃放牧養

牛數百頭見王及人民供養比丘僧卽問言卿等何
所爲乎人民答言吾等供養三尊後當得其福卽復
問言得何等福也人民報言人有淨心施三尊者後
所在處安樂尊貴無有勤苦卽念言我居貧窮但賃
放牧自無飲食當何以施卽念言惟當還取牛乳煎
以爲酪酥淨心上比丘比丘僧咒願言令汝世世所
在處當得其福自後展轉更生死輒受其福或上爲
諸天或下爲王侯乃後爲王時出遊獵見國中人有
好犉牛懷犢王便令人取牛殺之夫人語王莫令人
殺其子也時牛主追還破取其子養護之其主恚言

當令王如此牛也自後魂神來爲王作子時未出生
母爲王所殺欲知須陀者則是也須陀母見枉殺者
則是時王夫人也婆羅門者牛主是也須陀所以於
塚中生其母半身不朽得飲其乳以自長大者由其
宿命以酪酥上比丘僧故佛言罪福響應如影隨形
未有爲善不得福行惡不受殃者王聞佛說經意解
卽得須陀洹道國中人民皆隨王奉五戒行十善歸
命三尊或有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四
輩弟子天龍鬼神聞經歡喜前爲佛作禮
佛說旃陀越國王經

嘗熟信士毛鳳苞捐資刻
佛說旃陀越國王經全卷
東塔寺釋道源
東湖信士戈汕 同對
崇禎壬午孟秋虞山華嚴閣識

經一卷
共字一千三百十
六箇
計寫銀五錢三分
計刻銀四錢六分
共板二塊
共工價銀八分
計工價銀八分
長洲徐大任書
溧水楊可繪刻



佛說五王經

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昔者有五王國界相近共相往來不相攻伐唯作善友其最大者字普安王習菩薩行餘四小王常習邪行大王憐愍意欲度之呼來上殿共相娛樂乃至七日終日竟夜作倡妓樂七日已滿四小王共白大王言國事甚多請還政治大王語諸左右嚴駕車乘群臣吏民都共送之至其半道大王憐愍意欲度之語諸小王曰各說所樂悅樂之情一王答言我願欲得陽春三月樹木榮華遊戲原野是我之樂一王復言

我所樂異願我常作國王鞍馬服飾樓閣殿堂官屬
人民圍遶左右晃晃煜煜槌鍾鳴鼓出入行來路人
傾目是我之樂一王復言我所樂異願復得好婦好
兒端正無雙共相娛樂極情快意是我之樂一王復
言我所樂復異願我父母常在多有兄弟妻子羅列
好衣美食以恣其口素琴青衣共相娛樂是我之樂
各自說其所樂竟四王俱迴頭白其大王所樂何事
大王答言我先說卿等所樂然後說我之樂卿一人
言陽春三月樹木榮華遊戲原野秋則彫落非是久
樂卿一人復言願我常作國王鞍馬服飾樓閣殿堂

官屬人民圍遶左右晃晃煜煜槌鍾鳴鼓出入行來
路人傾目往古諸王隱隱賑賑快樂無極福德轉盡
諸國相伐忽然崩亡非是久樂卿一人復言願得好
婦好兒端正無雙共相娛樂極情快意一朝疾病憂
苦無量此非久樂卿一人復言願我父母常在多有
兄弟妻子羅列好衣美食以恣其口素琴青衣共相
娛樂一朝有事爲官所執繫閉在獄無有救護此非
久樂四人俱問王樂云何王言我樂不生不死不苦
不樂不饑不渴不寒不熱存亡自在此是我樂四王
俱言此樂何處當有明師大王答言吾師號曰爲佛

近祇涇精舍諸王歡喜各詣佛所稽首作禮退坐
一面大王胡跪合掌白佛言我等今得爲人闇鈍無
知但深著世樂不知罪福願佛爲弟子等說其苦諦
佛言卿等善聽當爲汝說人生在世常有無量衆苦
切身今粗爲汝等略說八苦何謂八苦生苦老苦病
苦死苦恩愛別苦所求不得苦怨憎會苦憂悲惱苦
是爲八苦也何謂生苦人死之時不知精神趣向何
道未知生處並受中陰之形至三七日中父母和合
便來受胎一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
凝酥四七日如肉鸞五胞成就巧風入腹吹其身體

六情開張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噉一杯
熱食灌其身體如入鑊湯母飲一杯冷水亦如寒冰
切體母飽之時迫逼身體痛不可言母饑之時腹中
了了亦如倒懸受苦無量至其滿月欲生之時頭下
向產門如兩石夾山欲生之時母危父怖生墮草上
身體細軟草觸其身如履刀劒忽然失聲大喚此是
苦不諸人咸言實是大苦何謂老苦父母養育至年
長大自用強健擔輕負重不自裁量寒時極寒熱時
極熱饑時極饑飽時極飽無有節度漸至年老頭白
齒落目視眈眈耳聽不聰盛去衰至皮緩面皺百節

痛疼行步苦極坐起呻吟憂悲心惱識神轉滅便旋
卽忘命日促盡言之流涕坐起須人此是苦不大王
答曰實是大苦何謂病苦人有四大和合而成其身
何謂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風大一大不調百一病生
四大不調四百四病同時共作地大不調舉身皆痛
水大不調舉身胛腫火大不調舉身蒸熱風大不調
舉身掘強百節苦痛猶被杖楚四大進退手足不任
氣力虛竭坐起須人口燥唇焦筋斷鼻折目不見色
耳不聞音不淨流出身臥其上心懷苦惱言輒悲哀
六親在側晝夜看侍初無休息甘饐美食入口皆苦

此是苦不王答曰實是大苦何謂死苦人死之時四
百四病同時俱作四大欲散魂神不安欲死之時刀
風解形無處不痛白汗流出兩手摸空室家內外在
其左右憂悲涕哭痛徹骨髓不能自勝死者去之風
去氣絕火滅身冷風先火次魂靈去矣身體挺直無
所復知旬日之間肉壞血流胛脹爛臭甚不可近棄
之曠野衆鳥噉食肉盡骨乾髑髏異處此是苦不答
言實是大苦何謂恩愛別苦室家內外兄弟妻子共
相戀慕一朝破亡爲人抄劫各自分張父東子西母
南女北非唯一處爲人奴婢各自悲呼心內斷絕竊

竊冥冥無有相見之期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何謂所求不得苦家有財物散盡追求大官吏民望得富貴勤苦求之求之不止會遇得之而作邊境令長未經幾時貪取民物爲人告言一朝有事檻車載去欲殺之時憂苦無量不知死活何日此是苦不答曰實是大苦何謂怨憎會苦世人薄俗共居愛欲之中爭不急之事更相殺害遂成大怨各自相避隱藏無處各磨刀錯箭弩弓持杖恐忽相見會遇狹道相逢張弓注箭兩刀相向不知勝負是誰當爾之時怖畏無量此是苦不答曰實是大苦何謂憂悲惱苦人生

在世長命者乃至百歲短命者胞胎傷墮長命之者與斯百歲夜消其半餘有五十年在醉酒疾病不知作人已減五年小時愚癡十五年過未知禮儀年中八十老耄無知耳聾目冥無有法則復減二十年已九十年過餘十歲之中多有諸愁憂天下欲亂時亦愁天下旱時亦愁天下大水亦愁天下大霜亦愁天下大熱亦愁室家內外多諸病痛亦愁持家財物治生恐失亦愁官家百調未輸亦愁家人遭縣官事閉繫在獄未知出期亦愁兄弟妻子遠行未歸亦愁居家窮寒無有衣食亦愁比舍村落有事亦愁社稷不

辨亦愁室家死亡無有財物殯葬亦愁至春時種作
無有犁牛亦愁如是種種憂愁常無樂時至其節日
共相集聚應當歡喜方共悲涕相向此是苦不答曰
實是大苦爾時五王及諸群臣會中數千萬人聞佛
說諸苦諦心開意悟卽得須陀洹道皆大歡喜作禮
而去四王俱白普安王言大王真是大權菩薩化導
我等令得道跡大王之恩我本觀諸宮殿心情愛著
不能遠離今觀宮殿如視穢廁無可樂者卽捨王位
付弟出家爲道修諸功德日日無倦
佛說五王經

嘗熟信士毛鳳苞捐資刻

佛說五王經全卷

東塔寺釋道源

東湖信士戈汕

同對

崇禎壬午孟秋虞山華嚴閣識

經一卷
共字二千一百二

十箇
計寫銀八分五厘

計刻銀七錢四分

共板三塊
計工價銀一錢二分

長洲徐大任書
溧水楊可澮刻

氣

伊說王三系

十

東陽司士父山同堂

佛說出家功德經

失譯人名今附三秦錄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毘舍離國食時到入城乞食時
毘舍離城中有一梨車子名鞞羅羨那此言譬如天
與諸天女共相娛樂時此王子與諸姝女在閣上共
相娛樂耽於色欲亦復如是爾時世尊以一切智聞
彼樂音告阿難言我知此人貪五欲樂者不久命終
却後七日當捨如是眷屬快樂決定當死阿難此人
若當不捨欲樂不出家者命終或能墮於地獄爾時
阿難頂奉佛教欲利益此王子故次至其舍爾時王

子聞阿難在外卽出奉見以敬念故請阿難入坐坐
已未久爾時王子起恭敬心白阿難言善哉好親友
來今正是時我今見汝踊躍歡喜汝字歡喜汝今當
教告我佛所教法令我歡喜爾時王子如是三請阿
難爲欲作大利益默默無言王子又言鞞陀阿牟尼
大仙利益一切衆生有何嫌恨默然無所說不見少
告時第三師持佛法藏利世間者慘然告言汝今善
德却後七日汝當命終汝若於此五欲樂中不能覺
悟不出家者命終或當墮地獄中佛一切智人正語
正說記汝如是譬火燒物終不虛發汝諦思惟時彼

王子聞此語已甚大憂怖愁憤不樂受阿難教我當
出家定且聽更六日受樂第七日中我辭家眷屬定
必出家阿難可之第七日畏生死故求佛出家佛卽
聽之一日一夜修持淨戒卽便命終燒香畢已尊者
阿難與其眷屬往白佛言世尊此鞞羅羨那比丘今
已命終神生何處時佛世尊天人之師一切智人以
大梵音勝出雷鼓迦陵頻伽衆妙音聲以八種音告
阿難言此鞞羅羨那比丘畏於生死地獄苦故捨欲
出家一日一夜持淨戒故捨此世已生四天王天爲
北方天王毘沙門子恣心受於五欲快樂貪受五欲

與諸姝女共相娛樂壽五百歲五百歲已命終轉生
三十三天爲帝釋子具受五欲極天之樂天妙姝女
恣意千歲壽盡生焰天爲焰天王子自恣受天色聲
香味觸快心欲樂受天二千歲已命終生於兜率天
王子恣心受於五欲快樂目視相欲心自厭足常談
法語解脫智慧壽天中壽滿四千歲已命終往生自
在天上爲天王子受種種五欲妙樂於姝女中化應
恣意八千歲八千歲已命終生他化自在天爲天王
子此第六天其中欲樂下五天中所不能及生此中
已受最妙樂衆樂之藏受此樂時心極迷醉具足受

於諸妙勝樂萬六千歲如是受樂於六欲天往來七
反此鞞羅羨那以一日一夜出家故滿二十劫不墮
地獄餓鬼畜生常生天人受福自然最後人中生富
樂家財富珍寶具足壯年已過諸根熟時畏惡生老
病死患故厭世出家剃除鬚髮故身披法服勤修精
進持四威儀常行正念觀於五陰苦空無我解法因
緣成辟支佛名毘流帝於是時放大光明多有人天
生於善根令諸群生種於三乘解脫因緣爾時阿難
叉手白佛言世尊若當有人放人出家若有出家者
任其所須得幾所福若復有人毀破他人出家因緣

受何罪報唯願世尊具盡告示佛告阿難汝若具滿
於百歲中問我此事我以無盡智慧除飲食時滿百
歲中廣爲汝說此人功德猶不能盡是人恒生天上
人中常爲國王受天人樂若有於此沙門法中使人
出家若復營佐出家因緣於生死中常受快樂我滿
百歲說其福德不可窮盡是故阿難汝滿百歲盡壽
問我我至涅槃說此功德亦不能盡佛告阿難若復
有人破壞他人出家因緣卽爲劫奪無盡善財人福
藏壞三十七助善提法涅槃之因設有欲壞出家因
緣者應善觀察如是之事何以故緣此罪業墮地獄

中常盲無目受極處苦若作畜生亦常生育若生餓
鬼中亦常生育在三惡苦久乃得脫若生爲人在母
腹中受胎便盲汝於百歲常問是義我百歲以無盡
智說是罪報亦不可盡於四道中生而常盲我終不
記此人當有得脫時所以者何皆由毀出家故或成
就無量無邊功德以破如是善因緣故受無量罪由
障出家故於此清淨智慧鏡中爲於解脫諸善法故
若見出家修持淨戒趣解脫處破他出家爲作留難
以是因緣故生便常盲不見涅槃由毀出家故常觀
癡等十二因緣應得解脫以毀破他智慧眼故彼出

家緣覆慧眼故從生至生常盲無目不見三界緣障
出家故應見五陰二十我見人趣正道破出家因壞
正見故所生常盲不見正道出家應見一切法聚善
法住處應觀諸佛清淨法身以破出家善因緣故所
生常盲不能覩見佛法身以因出家應具沙門形貌
及與持戒清淨福田種佛道因破出家故於善法中
斷一切望由是罪緣生生常盲由毀出家故應善觀
察一切身心皆苦無常無我不淨破他出家爲作留
難則破此眼破此眼故不見四道四念處四正勤四
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趣涅槃城是罪緣

故所生常盲乃至不見空無相無作清淨善法向涅槃
城是以智慧之人知出家者應當成就如是善法
不應破壞善法因緣獲如是罪謂毀破他人如是出
家沙門正見因緣者終不能得見涅槃城所生常盲
若復有人滿百劫中餘方出家修持淨戒若復有人
於此閻浮提出家持戒一日一夜乃至須臾清淨出
家於十六分彼百劫出家持戒十六分中不及其一
若有顛倒姪姊妹女不應姪處強生慳嫉此中罪報
不可計限若有一人能正思惟有出家心欲捨諸惡
若復有人破壞此人出家因緣不令願滿是罪因緣

增長於前復倍百劫爾時阿難復白佛言世尊此鞞
羅羨那所種善根生尊貴處當受福樂爲過去世亦
有善行爲但齊今一日一夜出家功德受爾許福佛
告阿難汝不應觀過去因緣於此一日一夜清淨出
家故此善根六欲天中七反受福二十劫中常受生
死世間之樂最後人中生福樂家壯年已過諸根熟
時畏於生老病死苦故出家持戒成辟支佛佛告阿
難我今說喻汝當善聽譬四天下東弗婆提南閻浮
從西瞿耶尼北鬱單越滿中阿羅漢若稻麻叢林若
有一人滿百歲中盡心供養此諸羅漢衣服飲食病

瘦醫藥房舍臥具乃至涅槃後若起塔廟種種珍寶
華香瓔珞幡蓋妓樂懸諸寶鈴掃灑香水以諸偈頌
讚歎供養所得功德若有人爲涅槃故出家受戒乃
至一日一夜所作功德比前功德十六分中不及其
一以是因緣善男子當應出家修持淨戒諸善男子
諸須功德者求善法者自受法者不應留難出家因
緣應勤方便勸作令成時諸天衆聞佛所說莫不默
世出家持戒有得須陀洹乃至阿羅漢者有種種支
佛善根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皆大歡喜頂戴奉行
佛說出家功德經

嘗熟信士毛鳳苞捐資刻

佛說出家功德經全卷

東塔寺釋道源

東湖信士戈汕同對

崇禎壬午孟秋虞山華嚴閣識

經一卷
共字二千三百四
計寫銀九分四厘
計刻銀八錢二分
共板銀一錢二
分
計工價銀一錢二
分
長洲徐大任書
溧水楊可治刻

佛說梅檀樹經

失譯人名今附漢錄

聞如是一時佛從比丘在維耶梨國有迦羅越奉佛
明法請佛供養佛咒願畢迦羅越於佛前肅然願聞
法義佛便笑五色光從口而出繞身三匝還從頂入
阿難整衣服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笑必說法有所
濟度願爲說之天尊曰善哉阿難弘慈欲爲一切開
通法橋沙門之儀汝應其式今者演之諦聽執受彼
國有五百人入海採寶置船步還經歷深山日暮止
宿預嚴早發四百九十九人皆引行去一人臥熟失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輩仍遇天雨雪失去徑路窮厄山中啼哭呼天有大
梅檀香樹樹神謂窮人言可止留此自相給衣食到
春可去窮人便留至於三月啓樹神言受恩得全身
命未有微報顧有二親今在本土實思得還願乞發
遣樹神言善便自從意以金一餅賜之去此不遠當
得國邑可得還汝鄉里窮人臨去問神人此樹香潔
世所希有今當委遠願知其名神言不須問也窮人
復言依蔭此樹積歷三月今當委遠情懷悵悵若到
本國當宣揚樹恩神便言樹名梅檀根莖枝葉治人
百病其香遠聞世之奇異人所貪求不須道也窮人

還至故國中外親內親歡喜相樂時王得病頭痛禱
祀天地山水諸神病不消差召醫省視惟當得梅檀
香者拜爲封侯妻以小女時窮人聞賞祿重便詣王
所自言我知梅檀香處王便令近臣將窮人往伐取
香樹至到樹所使者見樹洪直枝條茂盛華果煌煌
人所希見心不忍伐不伐者則違王命病不消愈伐
之者中心隱隱踟躕徘徊不知云何樹神便於空中
言使伐之但置其根耳伐已以人血塗之肝腸覆其
上樹自當生還復如故使者聞神言如此便令人伐
之窮人住在樹邊樹俾地枝標殺窮人使者便與左

右議言向者樹神言當得人血肝腸以祠樹心爲憮然不知當以誰賽此此人今死便以當之則屠割取其肝血如神所勅樹卽更生車載所伐樹以還國中醫卽進藥王病得愈舉國歡喜王命國中人民其有病者皆詣宮門王出香藥給之病皆得愈王身康寧黎民無病舉國忻遂致太平阿難退坐稽首質言是窮人何無返復違樹神重誓佛報曰乃往昔惟衛佛時有父子三人其父奉五戒行十善持八關齋未曾懈六兒常於中庭空中燒香供養十方諸佛小弟愚癡不知三尊輒以衣覆香上兄謂言此大重何

以犯之弟起惡意誓言斷兄兩足兄復起念當拍殺弟父言汝二子諍使我頭痛大兒報言願破我身爲藥令父平損口不可妄故世世受罪弟興惡意欲斷兄足後果將人往斷樹兄欲拍殺弟今作樹神果因樹爲體拍殺弟時國王頭痛者其父也奉齋精進故尊貴時言使我頭痛後果頭痛各受其殃佛言罪福報應如影隨形佛廣爲說身口意戒迦羅越則向須陀洹迹率將妻子以家資寶上佛各發道願佛說經竟迦羅越歡喜作禮

佛說栴檀樹經

嘗熟信士毛鳳苞捐資刻

佛說梅檀樹經全卷

東塔寺釋道源

東湖信士戈汕同對

崇禎壬午孟秋虞山華嚴閣識

經一卷
共字一千零八十八
五箇銀四分四厘
計寫銀三錢八分
計刻銀二塊
共校銀八分
共工價銀八分
長洲徐大任書
深水楊可澮刻

佛說頻多和多耆經

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

聞如是一時佛在爲耶國時有多樹木處與衆比丘
僧俱比丘有五百人月十五日盛滿時夜半寂然安
靜比丘僧自相難問時梅檀調弗天人持天形狀威
神光耀來直前趣佛至佛前已悉脫身上珍寶著一
面但被一領衣前以頭面著佛足禮畢問佛言諸可
過去佛正覺弟子有經名頻多和多耆經佛弟子今
亦復說是頻多和多耆經願佛爲我說是經當使弟
子奉持佛默然不應而梅檀調弗稽首而却坐佛卽

爲比丘僧說經言我爲若說頗多和多者經皆聽著
心中念之勿得忘比丘言願佛說我皆當受經戒佛
言布施有八事何謂爲八愚癡人布施但布施不知
其恩善所在旣布施不達世間無有常癡人持作常
世間苦無極愚人持作樂世間所有愚人言是我所
有可常得世間人皆顛倒不淨臭處惡露愚人用作
好不知作善得善作惡得惡愚人施與人不知其人
德深淺持善心施與得道者其福不可量佛告諸比
丘何以知愚人不知布施有十因緣何等爲十愚人
布施爲尊自用不與者得善愚人不至心施與人

也愚人旣施與人時不敬重不自手與傳教人與施
人不久欲望其福不卽得其福者自用亡其福愚人
施與佛辟支佛阿羅漢不能自知其福大愚人施與
不信佛辟支佛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皆用
爲棄捐無有後生愚人施與但欲得名字欲使人稱
譽是爲愚人布施佛說經已梅檀調弗及諸比丘皆
歡喜前爲佛作禮
佛說頗多和多者經

音釋

瞋

許役切
驚視貌

巨禁切
口閉也

譖

側蔭切
譏毀也

賃

乃禁切
僦也

倡妓

倡尺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糸

存同發多利三書

八

官

良切倡優也妓
渠綺切女樂也
 晃胡廣切
 煜余六切
 賑章忍切
 塊力竟切
 上懸貌
 眊不呼切
 目耀也
 恨力讓切
 恨猶春也
 恨恨



嘗熟信士毛鳳苞捐資刻
 佛說頌多和多耆經全卷

東塔寺釋道源同對
 東湖信士戈汕

崇禎壬午孟秋虞山華嚴閣識

經一卷
 共字七百五十一
 計寫銀三分
 計刻銀二錢六分
 板工價銀四分
 計工價銀四分
 長洲徐大任書
 漂水楊可瀚刻

六十四